

00840



新中國青年文庫

周原冰著

青年修養漫談

知新·書讀·活生
三聯書店發行

新中國青年文庫

青年修養漫談

周原冰者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SAW/9/04

庫文年青國中

談漫養修年

著者 周
發行者 生活·詩書·新知
基本定價 三元八角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滬再版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新華印刷廠

印翻准不 有所版權

(541)(C47)S.5001-7000(P.134)

目次

漫談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	一
漫談學習·····	八
漫談進步·····	一六
漫談實際·····	二六
漫談老實·····	三六
漫談錯誤·····	四六
漫談情感·····	五六
漫談團結·····	六六
漫談羣衆·····	七六

漫談『拖』『急』『浮』『亂』『死』…………… 九

漫談事業觀念…………… 一〇三

後記…………… 一〇六

漫談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

當我們紀念「五四」的時候，最有效的紀念方式，還不在於空空的歌頌，而在於從實踐的行動中去發揚「五四」的傳統，完成「五四」所尙未完成的風帝反封建的任務。

作爲一個知識青年的我們，除了應該發揮我們的特長和優點以外，還應該以負責的嚴正態度來正視我們的短處和弱點，勇敢地以實踐的精神去進行自我改造。

其所以要進行自我改造：一方面是我們知識青年，由於長期的和直接的勞動生產脫節，而舊的社會制度又把我們和勞動人民之間隔離開來，因而事實上是存在着一些短處和弱點；一方面更因爲我們知識青年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中，以及在民主建設事業中，擔負着極其重大的責任，需要我們更堅實更有作爲。至於自我改造對

於我們知識青年的個人，那還祇是把它作爲人民解放鬥爭和民主建設事業的一部份來看，才也自然有其極重大的意義。

究竟我們知識青年存在着那些短處和缺點呢？具體到每個個人來講，那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說來，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和勞動羣衆的關係問題——正因爲我們知識青年享有知識，可是就今天來講，我們知識青年這種知識的來源，往往主要不是從與自然鬥爭及與社會鬥爭的親身體驗中得來，而主要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理論知識；往往主要不是從親身參加羣衆活動中得來，而是個人的鑽研；因而，在我們的思想上對於知識的來源就產生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爲知識是祇有從書本中，憑個人的鑽研才可獲得的，不了解實際上一切知識都是勞動羣衆在勞動活動中的成果，沒有廣大的勞動羣衆，沒有羣衆的勞動活動，任何知識都不會存在，而書本上的知識，如果不與廣大勞動羣衆的實際鬥爭相結合，就必然會變成腐朽無用的東西。

由於我們對於知識來源的認識上的錯誤，這就會產生了：無視勞動羣衆的力

量，輕視勞動，輕視羣衆；即令我們在主觀願望上是想爲羣衆服務，而在實際行動上却表現爲不懂得把自己擺在勞動羣衆當中，作爲勞動羣衆之一員，依靠勞動羣衆自己的力量去爲羣衆服務；把「爲羣衆服務」了解成自己是站在羣衆之外，以英雄豪傑的姿態去爲羣衆服務的。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能真正體會羣衆的心情，不能深刻表現羣衆的意旨，不能不斷接受羣衆的教育，自然也就易於在羣衆的鬭爭活動中，產生錯誤。

其次，就是我們知識青年往往會陷於一種主觀的幻想，不切合實際。——這種從主觀願望出發的根源是什麼呢？其實也是從前面所說的那個原因所派生出來的東西，因爲知識的發展，本來是人類在勞動活動中先吸取到一些表面現象成爲感性的知識，然後積累了很多這樣的感性知識，逐漸綜合提高，找出它的規律性，才上升爲理性知識的，而我們知識青年却往往是倒過來一開頭就接受這種理性知識，因而對於具體事物實際的發展過程，却缺乏體驗，缺乏了解；同樣，正由於我們對於具體事物的實際發展過程缺乏深刻的體驗和了解，因而我們就往往易於誇大主觀的力

量，而無視事物客觀的實際條件。

由於我們知識青年，往往長期的脫離了羣衆的實際鬭爭，沒有親身體會事物是怎樣在發生困難與克服困難這種矛盾鬭爭中發展起來的，由於我們易於誇大主觀的力量，所以，我們就每每對於具體的事物缺乏實際的了解。主觀的活動一經離開了實際條件，便會想入非非，而我們知識的來源，既然避開了羣衆勞動活動的這種知識淵泉，於是，我們主觀活動的範圍，也就愈過愈狹小，終於走到牛角尖裏而不能自拔。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正確的認識事物，不能確當的反映事物，分析事物，不能跟上事物的發展，也不能預見並推動事物的前進。超現實的估計事物，超條件的處理問題，錯誤自然會發生。

其次，就是我們知識青年往往易於偏重紙上談兵，口頭講理，而害怕或忽視實踐的行動。——這個原因也是由於不實際，缺乏羣衆的鬭爭鍛鍊來的，更因為紙上談兵，口頭講理，究竟是比较容易的，實踐的行動却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它需要很大的毅力與頑強不屈的鬭爭精神，紙上談兵，口頭講理，往往還不足以表現我們

思想的真實，筆下口頭儘管寫得或說得怎樣好聽，真正思想上的醜惡，還可掩蓋於一時，而實際的行動却會無情地把我們思想上一切真正的美與醜都給暴露出來。

可是，一切事物不是光紙上談兵，口頭講理，就可以真正向前發展起來的，必須有實踐的行動才可以真正運動起來，我們青年朋友們天天想進步，寫進步文章，說進步話，難道就能算是進步了嗎？自然不能，必須在實踐的行動中真正進步起來，才能算是「進步」，也才會進步。

我想，這一點我雖然說得還很抽象，但我以為是應該特別強調的，從我親身的體會中，從關東青年（雖然我對於關東青年並不太了解）的當前情況來講，提倡立即投身於實踐的行動，反對「秀才造反式的坐而論道」，無論對於我們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對於人民解放鬥爭和民主建設事業，都更具有現實的意義，更應該特別重視。

我這裏所說的，是泛指連我在內一般知識青年所共同的幾個基本的主要毛病，其他的毛病，往往也是從這幾個基本毛病產生的；倘使具體到我們知識青年的每個

個人，則又各有程度上不同的主要毛病，這就需要各個人自己去檢查。而且，我這裏所說的還是指我們願意進步要求進步的進步青年而言，至於那些極少數甘心以爬在地上吮舐剝削階級殘羹賸飯爲榮的所謂「知識青年」，他們的毛病，就不止於這些了。

克服這些毛病，不是不可能的，其主要的藥方，乃是在於勇敢地以實踐的行動去參加勞動羣衆在各方面的鬪爭，和他們在一起，領受他們的教訓和鍛鍊，正視血淋淋的現實，大膽的改造自己。

從「五四」起，我們偉大中國的知識青年，在自我改造上，盡了很大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成就，我們中國的青年運動，在整個中國人民解放鬪爭和民主建設事業中（特別是從抗日戰爭到自衛戰爭，從解放區到反動派統治區的青年鬪爭），所以能够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是與我們知識青年的自我改造的成就，有着密切關聯。也正由於有這一點，所以我們中國青年才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稱讚，才能成爲全世界最優秀青年的一部份，我們中國青年的自信心與自尊心是從這裏來的！

是時候了！中國在大翻身，地球在大翻身，我們如果還吝惜自己身上的污垢，時代的車輪卻不會吝惜拋棄黏在它身上的灰塵！

漫談學習

青年朋友誰沒有上進心，誰沒有強烈的求知慾？學習，這在青年來講，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就想想我自己，從前因為家裏窮，讀不起書，被攆下學校的飯廳，自己爲了求學也不知受過多少折磨。在反動派統治區裏，青年的學習，受到更大的困難：第一，沒有錢進不去學校；第二，學上一二十年，學出來的東西沒有用；第三，不讓你好好的自由學習，動不動就要受到特務的明打和暗害，所以那裏的青年朋友們，爲了爭取學習的機會和學習自由，他們頑強的戰鬥，也不知花了多少代價。

祇有在人民解放區和民主的關東，這個問題是根本解決，青年學習的機會多得很，學校不要花錢，夜校、民校、補習學校都可以進去，就是不進學校，不管你在

那裏工作，都有學習組織。書店裏有很多書可以自由選擇，而且這裏任何一件工作，都包括有學習的意義，強調自由思想，認識真理。拿學習環境來講：條件是比反動派統治區要好的不知多少倍了。

不過，要學習，就首先要有一個學習目的：

有的朋友說，學習的目的還用得着說嗎？自然是爲了學出本領來，好維持生活，所謂「家累千金，不如薄技在身」，或者還更進一步是學出本領來可以升官發財，也有的人是因爲過去祖上不識字、受人氣，要子弟學出一些知識來就可以不受人氣，總而言之句話，是爲了自己。

是的，人是免不了也要爲自己的，不過，必須弄清楚：如果每個人都爲自己不管別人，你要自己過得好，他也要自己過得好，大家又都不管別人是否過得好，這樣自私自利的結果，豈不是就要發生矛盾，天下不能太平了嗎？那樣一來，自己也就不見得會過得好。反動派勾結美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老百姓，像上海的大米，賣到六百萬元（這兩天恐怕又不止了），如果你僅僅爲了自己，就是有「薄技在身」也

不能活下去，反動派統治區不是連大學教授、科學家、工程師、也要餓肚子，甚至還有被逼得去自殺的嗎？我們沒有知識，受人家的氣，其實受的是什麼氣？這個氣是從那裏來的？還不是因為社會上有階級壓迫的緣故嗎？社會制度不好，人類不能平等，受氣的固然主要是工農大眾，但就是有了知識的人也免不了要受氣的。照這樣來看，學習如果單爲了自己，這條道路是行不通的。

也許，有的朋友還不贊成，他說我們這裏是民主地區呀！也沒有人來壓迫我們，也不受人家氣，我們學習爲了自己找些出路，不是可以的嗎？驢聽起來，好像也言之有「理」，可是，倒要問一問，我們這個民主地區是天上掉下來的嗎？如果，大家都各人爲自己，能夠有我們這個民主地區嗎？如果，大家都各爲自己，民主建設還能有希望嗎？我們的生活能過好嗎？再問一問：我們這個民主地區難道不是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一部份嗎？如果中國和世界的反動派不能打倒，不能徹底乾淨的把他們消滅掉，他們能放得下我們這塊乾淨地方嗎？我們這個民主地區能過得安穩嗎？還要問一問：你一個人爲你自己行嗎？你吃的糧、穿的衣服、住的房子、以至乘的

車、看的戲、剃頭、洗澡……等等，事無鉅細，全部自己動手，究竟做得到嗎？如果不是這樣，豈不是你自己的事許多人在爲你做，你做的事也應該爲許多人的嗎？從這裏，就可以攪清楚：我們學習的目的，應該是爲了廣大的羣衆，因爲我自己也是廣大羣衆當中的一個，爲了廣大的羣衆，也就是爲了自己，其實是並不矛盾的。如果單爲自己，或者主要是爲自己，結果倒反吃虧。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人，他說：我的學習目的就是爲了求知識，更說的精練些，就是「爲學習而學習」。這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他糊糊塗塗，還不知道學習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學習如果是爲了求知識，求知識又爲了什麼呢？他就沒有個答案，這種人也許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書獃子」，即令學到一肚子知識也不拿出來用，還不是一個「書獃」，何況抱這樣的態度去學習，也不會學到真正有用的知識；何況單爲學習而學習，事實上也辦不到，你自己要吃飯、要穿衣，單爲學習而學習怎麼行呢？當然那有錢、有勢、有閒的老爺們可以辦得到，但他們的錢、勢、閒、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這種錢、勢、閒能够永久嗎？另外還有一種情形，是

其實有一個爲自己打算的目的，說得客氣些是要自己有知識不是要大家有知識，說得不客氣些，就像王雲五之流的人物，表面上超然物外，單單靠些學問，其實是抬高身份，在野爲「紳」，在朝爲「官」，舐人家的賸飯碗，細細想來，不也很够悽慘的嗎？

學習的目的弄清楚了，就要考慮到什麼地方去學習呢？學習些什麼呢？

有些青年朋友們以爲要學習，就祇有到學校裏去學習，好像除了學校，就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學習的了；於是，更進一步又說，要進學校，就進那些正規學校，什麼中學、大學、專科，畢業出來，牌子叮噹響亮，瞧不起民主政府下的一些非正規的學校。

我們說，不錯，學校裏是可以學到知識的，開辦學校讓許多青年來讀書，也是非常必要的；不過我可以學習的地方却很多，所謂「無處非學問」「做到老、學不了」，人類在和社會及自然天天作鬭爭，祇要我們不離開這個社會而參加這些鬭爭的話，那我們就會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比如：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也不過是一

個師範學校的學生，可是，他既懂得政治、懂得軍事、又懂得經濟，懂得文學、懂得哲學，懂得怎樣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鬥爭，成爲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傑出人才，他的這些知識和本領，難道都是在師範學校裏學到的嗎？顯然不是的，師範學校頂多給他一些基礎知識，主要還是他在實際鬥爭當中，從羣衆中，善於調查研究，善於總結經驗，再加上自己在理論知識上的學習，才可以有這種的知識和本領的。

至於談到學校牌子硬不硬，是不是正規學校，更不是什麼重要問題，問題在於能不能在這樣的學校裏學到有用的知識，如果學出來的知識沒有用，那就不要進這個學校，如果學出來的東西是有用處的，那你何必管他是不是正規學校呢？看形式不看內容，豈不是本末倒置嗎？不要說在民主地區出來工作，並不看重人的學校資格，主要看你沒有爲人民服務的決心和本領，就是講起來最看重資格的反動派統治區吧！一個大學畢業生，甚至於留洋的學生，也不見得就一定有工作好做，相反地倒是那些蠢如鹿豕的市僧，靠着一點親戚關係，或者靠着拍馬吹牛，反可以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這個道理，難道我們還不懂得嗎？

有些青年朋友認為求學問就祇有讀書，除了書本子就再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了。於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古人書」，過去，也有人提倡過什麼「讀書救國」。這個意見的不對，我在前面已經講了一些，現在更進一步申述一下。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曾經說得很好，他說：「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鬪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鬪爭知識，民族鬪爭知識也包括在內。此外還有甚麼知識呢？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概括與總結。……」總而言之，一切知識都是從人類的鬪爭活動中產生出來的，書本上的知識，對我們很重要，因為那是前人鬪爭經驗的總結，學會他可以使我們少走很多彎路，可是那畢竟是前人的，不是我自己的，而一切事物不斷向前發展；如果就憑着這一點點書本知識，機械地搬用，當然會跟不上客觀事物的發展。如果這個書本上的知識，就是把過去的經驗也總結錯了，那就更糟糕了，所以從前也有人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大概也是叫我們不要搬教條。因此，所謂學習，是除了讀書以外，更重要的是向羣衆向實際學習，因為羣衆不斷在進行現實的社會

鬭爭和自然鬭爭，不斷有創造，這樣的實際知識，我們是永遠學不盡學不完，這樣學得來的知識，也才會跟得上事物的發展。當然，要向羣衆向實際學習，如果置身於羣衆和實際之外是不行的，必須在實際的行動中和羣衆在一起從事於各種勞作，既「勞心」也「勞力」。

從這樣一來，我們所要學的東西，就應該一是爲人民服務的理想和品質，二是爲人民服務的本領，這兩樣東西都要從羣衆中和從實際中去尋求，書本知識，也是很重要的，但必須和羣衆和實際結合起來學習才會有用！

最後，可以大家攷慮一下怎樣去學習的問題。

如果在這裏具體地討論如何學習的問題，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主要還是談談關於認識上的問題。有些青年朋友們，頗喜歡好高騖遠，我自己過去也是這樣，喜歡看那些又厚又深的書籍，記得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就拿了一本「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在那裏死啃，其實也啃不下去，在那裏硬啃，明明不懂，也不問人。也有不少青年朋友們，就祇喜歡聽名家、大人物的演講和報告，不去攷慮

人家的內容，也不致虛自己的實際認識水平，很想平地登天，這樣的學習，是脫離實際的，不會學習得好，所以，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和認識範圍，由近及遠，由淺入深。那些問題最需要解決，就先學什麼。

也有些青年朋友在學習的時候，寧肯閉門讀書，却不肯和人討論，羞於問人，冒充懂得，很怕人家笑他水準低，這也是一個毛病。因為你一個人在那裏默學，究竟是學不到多少的，大家一討論，互相啓發，取長補短，就可以弄懂了或者懂得多一些深刻一些了。學問、學問，要「學」就需要「問」，光「學」不「問」，是不會得到學問的。孫起孟先生說：「學問、學問，第一樁要學的就是「問」！」又說：「……先要學『問』，學了再問，『問』『學』一如，這才是真實學問。」我想這是蠻對的。不懂究竟是不懂，冒充懂得，豈不是自己欺自己，所以，我們學習就必須要虛心，要多和人討論。

還有些青年朋友們，在學習的時候，喜歡東抓一把，西抓一把，看看這本書，又看看那本書，東鱗西爪，毫無計劃，這樣的學習方法，也不會收到什麼效果，因

爲你零零碎碎的知道了許多東西，這些東西如果不成系統，結果也還是零零碎碎的東西，樣樣都知道一些，樣樣都不精，都是一點皮毛知識，頂多成爲常識或「大字典」，是不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的。所以，我們又必須要有一定的計劃，用科學的方法來學習。

談學習，其實已經有過很多人談過，我講的這些，其實也都是些「老生常談」，不過這些「老生常談」，却對於我們青年朋友的學習是很有用處的。

漫談進步

最近，「進步」「進步」的呼聲在青年朋友們中間響得很厲害；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常常要說說「進步」了。

如果要說那一位朋友是「進步」了，他就覺得是無上光榮；於是，不少青年朋友每以「進步」自勉，却也有不少青年朋友們每以「進步青年」自居。一般說來，大家都有着進步的要求；知道「進步」是好的，不是壞的，是應該的，不是不應該的。這的確是一個好現象，和一年前或一年半以前許多青年朋友們怕聽「進步」，怕被人稱爲「進步青年」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進步」和「進步青年」再不是可怕的名辭，從這一點上來說：所謂「進步青年」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的容易受到孤立了。

可是，究竟怎樣才算「進步」呢？「進步」的標準應該怎樣呢？却未免「人言言殊」，或者模模糊糊無所謂標準。於是，有的以爲嘴上會講一套新名辭的叫做「進步」，什麼「從發展中看問題，從本質上看問題」，什麼「質變，量變」，什麼「從群眾出發，從實際出發」，到處可以聽到；當然主要是聽到——有的以爲祇要比過去好一些了，就算得上是「進步」；有的以爲能夠得到上級的信任，就是「進步」；也有的以爲熱烈參加社會活動了，總應該算是「進步」；還有的更以爲脫離家庭，和家庭鬧得愈決裂愈好的大概是「進步」了。

如果果真會講一套新名辭就叫做「進步」，那末，買上一本新術語辭典，豈不就吃的開了嗎？汪精衛、周佛海的新名辭也不少，反動派的頭子們，要他們講新名辭，倒不定就怎樣難，如此說來，「進步」不也就太容易了嗎？

如果祇要比過去好一些就算得上是「進步」，那末，首先就要問：所謂好一些的「好」字又是什麼標準？資本家說賺錢一天比一天多叫進步；工人們却說剝削越少越好，一直到工人當權，沒有剝削才叫做進步。倘使「好」字沒有個標準，就會

糊裡糊塗了。

如果能得到上級信任的就叫「進步」，那末，拍馬吹牛、膏脣諂笑的傢伙，可能就會多起來；上級信任，也許也是由於這個人「進步」，但祇能是由於你「進步」，所以才「信任」，不應是因爲上級「信任」，所以我才「進步」喇！何況，所謂「上級」，也各式各樣，民主陣營裏的上級與反動派陣營裏的上級，其「信任」幹部的條件是根本不相同的。即使這個上級「信任」幹部的條件是以「進步」爲標準，但如果他不是走羣衆路線，他個人的眼光個人的看法，也還難作爲準繩。

熱烈參加社會活動，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問其內容如何，動機如何，實際效果如何？單純祇要參加社會活動就算「進步」，那就不一定對了。如果參加社會活動的動機是爲了出風頭，或者更有其他個人企圖，所參加的社會活動不是爲人民大眾的，其活動方式是苟且鑽營的，其實際效果是影響太壞，這怎麼能算作進步呢？

舊的家庭，確實常常與我們青年的「進步」思想相矛盾，但問題却不在於和它決裂，而是應該把家庭問題當作一個社會問題來看，應該勇敢地耐心地負起改造家庭

的責任。如果我們就簡單地脫離家庭，和家庭決裂看作是「進步」的話，那結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只有在以下兩種情形，脫離家庭或和家庭決裂才是對的：一種是由於人民事業的需要，必需離開家庭，家庭拖累，若要照顧家庭，將使人民事業遭受損失，因此必需堅決離開家庭，而服從人民事業的需要。——但這不等於決裂——另一種是：家庭堅決反動，處於和人民對立地位，無法或不易爭取其轉變。在這樣情形下才當然要和這樣的家庭決裂。因此，如果單單以脫離家庭和家庭決裂來作為「進步」的標準，是不妥當的。

我認爲：「進步」的基本標準，應該是：（一）爲群眾着想，一天比一天多於爲個人着想；（二）爲羣衆工作，一天比一天工作得更好；（三）對於羣衆事業的認識與理解，一天比一天深刻；（四）對於人與社會鬭爭，人與自然鬭爭的規律性的掌握，一天比一天開展。——這就叫進步，也祇有這樣，才能稱的上是進步。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既然不能憑空地談什麼「進步」，那就必定有一個立足點，這個立足點就是人民羣衆的立場，離開了人民羣衆的立場來談「進步」，那就

是空話。羣衆立場是「進步」的根本條件，而羣衆立場就應該從前面所說的那個基本標準中具體表現出來。也祇有從前面這幾個具體標準來看待一個人的「進步」才是可靠的。站在羣衆立場上來說：羣衆是極其歡迎這樣的「進步」，羣衆不歡迎除此而外的所謂「進步」——因為別樣的所謂「進步」，對羣衆的事業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正因為「進步」二字的本身是事物在運動中的名辭：它是從那一件事比這一件事；那個人比這個人；過去比現在；從比較中才可以看出「進步」的。因此，離開了過去的原有基礎或者沒有一個努力的方向，是不能說明和表現是否進步的。同樣，如果自以爲「進步」，被「進步」昏了頭腦，由於「進步」而感到滿足的話，那就是停止了運動，自然就無所謂「進步」。再拿中國一句老古話來作比：「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那末，不「進步」，當然就一定要「退步」。更何況羣衆和宇宙是智識的大海，我們所有的，充其量也祇是大海中的一滴，有什麼可以自滿的呢？

我所說的關於進步的四大標準，其基本精神在於要有實實在在的行動，祇有從

實際的行動中，才可以看出是否符合前面所說的四大標準。因而，就不是口頭上會講一套，說一套就行。實際的行動，是要老老實實去做才行的，賣弄小聰明是不行的。這種實際行動是在羣衆當中行動的，要靠羣衆去審查。羣衆，當然是最公正的，真的，假的，羣衆的眼睛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因此，如果我們果真適合了前面所說的四大標準的話，就一定會最終地得到羣衆的了解，羣衆的信任，羣衆的愛戴！所以，也可以說：被羣衆了解，被羣衆信任，被羣衆愛戴，才是是否真正「進步」的有力證明。

所謂實際行動，又一定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必須從具體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個問題上才能表現出來。它必須要考究實際效果，不是光在主觀上要有實際行動，主觀上要「進步」就行的，從實際效果上來檢查我們的實際行動，也從實際效果上來檢查我們是否真正「進步」了，才是比較可靠的。

要「進步」，祇有真心誠意的投身於羣衆的大海，經受羣衆的攷驗，實際地去親身參加羣衆的鬪爭活動。當我們和羣衆保持着密切地聯系，實實在在在地去爲羣

衆工作，做人民羣衆的勤務員；不斷接受羣衆的教訓，總結羣衆和社會鬭爭及和自然鬭爭的經驗，體會羣衆的心情，羣衆的思想，我們的知識與能力，就會大大地豐富起來；我們就會逐漸取得羣衆的了解，羣衆的信任，羣衆的愛戴，我們也就一定會逐漸「進步」起來。我們主張要立即「起而行」，再不要光是「坐而論道」了。

我想在下面這幾種情形下，是我們青年朋友們進步或落後的關鍵：

- 一、當你在成功或失敗的時候；
- 二、當你在受到褒獎或處罰的時候；
- 三、當你被提升或降級的時候；
- 四、當你在極危險的關頭，敵人在威迫利誘你的時候；
- 五、當你個人與羣衆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
- 六、當你受到委屈，以及當你被羣衆誤會的時候。

這六種情形，是我們進步的關鍵，羣衆也主要以這些地方來致驗我們，我們如果在這些時候，都堅持着真理，都堅持着進步，經得起一切的致驗，我們便會飛躍的發展了。

青年朋友們，都是願意進步的，有着熱烈地追求真理的慾望，這正是青年朋友們所特有的優點；更何況今天全中國人民都已經捲入人民解放運動的大浪潮，這是一個空前的偉大的人民的歷史行動，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要被改變，並且也起重大影響於具有十萬萬人口的世界東方。在這樣一個雄偉的場面下，它的力量，實在太大了，它推動着我們青年朋友們加速步伐、飛步前進。這說明了：一方面這樣一個時代，便利於我們的「進步」，我們生在這個大時代裏，實在是無上的幸福；但另一方面，時代是這樣的「瞬息萬變」，進展得這樣迅速，如果我們稍有懈怠，就要被拋在時代的後面。我改了一首舊詩，寫在後面：作爲結束：

「大家談『進步』，我說如走路，低頭拔草鞋，行人過山去！」

漫談實際

「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看問題和處理問題的一個基本原則，尤其當針對着我們的工作作風、思想方法以及訂定計劃、處理問題……等不實際的情況下，提出這樣一個原則，更是完全正確，完全實際的。爲什麼呢？因爲它是治療「不實際」毛病的最好藥方。可是，開了藥方而不吃藥，病是不會治好的；必需照着藥方子把藥吃到肚子裏去，病才會好。也就是說：必需真正的行動起來才行。如果只見口號，不見行動，口號就變成空的了。「一切從實際」的具體內容之一，就是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沒有實際的行動，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從實際出發」了。

當然，如果開藥方的人，僅僅開了個「人參附子湯」之類的藥方；吃藥的人，是不懂得怎樣吃這個藥的。必須具體開明：人參若干、附子若干，其他若干，怎樣

配合？怎樣服用？才可以對有毛病的人有用。因此，如果僅是抱着一個原則，缺乏具體內容，不能及時的具體解決問題，那就不能糾正我們工作上或思想上的毛病，即使這個原則本身是好的，也會變成最不實際最空洞的東西了。那原因倒不在這原則或口號的本身，而在我們自己。

再進一步說罷！一個人生了毛病要吃藥，雖然「人參附子湯」可能是治這個病的特效藥，但光光吃這個藥還不行，必需還要加上休息、靜養，飲食調理等等。並且，一劑或幾劑藥吃了以後病情會起變化，因而在藥的份量上以及藥的某些成份上，也要有某些改變；不然，也同樣不會治好這個病。因此，每一個原則或口號的提出，還應該隨着具體情況的發展，加進某些新的，必要的內容；這樣，這個原則或口號雖然並沒有變更，但已經是活潑的嶄新的具有無限活力的了。也祇有這樣，這才是從實際出發，才是從事物向前發展的實際出發。

談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就聯想到：究竟什麼叫做實際呢？從什麼地方來考察我們的工作、思想方法——以及處理問題……等等，究竟是不是實際的

呢？怎樣就算是不實際呢？

固然，對這些問題已經有了正確了解的人不在少數；但一般說來，至少在我們青年朋友當中，恐怕還有相當多的人是模模糊糊，若似乎了解，若似乎又不盡了。正由於這樣一種觀念上不明確的原因，因而在客觀表現上，就會產生以下這幾種情形：

第一種是無原則、無立場的來看待實際，以為祇要是具體的事與物，就是實際了，就要去效勞，比如：一個地主打窮人，另外許多窮人打地主，他不從階級觀點來看問題，祇是簡單認為「打人」與「被人打」是實際情形，因而就會得出打人的都不對，打窮人的地主固然不對；許多窮人打地主也不對的謬誤結論來。——這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像這類無原則、無立場看待實際的事情是有的——這是由於不懂得壓迫階級的實際和被壓迫階級的實際，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壓迫階級的所謂「實際」，在被壓迫階級看來，是不能稱為「實際」，而壓迫階級每每要歪曲掉或抹殺掉被壓迫階級所認為的實際。

第二種是整天鑽在事務圈子裏，每一個小問題，每一件小事，都必須躬親其事，以爲祇有這些具體的每一個瑣碎的事情，才是實際的，此外就不是實際的，以爲除了親身做，親眼見，親耳聽的東西，就都不是實際的了，於是就缺乏掌握原則，缺乏調查研究，缺乏冷靜的思致和細心的分析，知用手而不知用腦；因而就沒有預見，不能主動，落在事物發展的後面；其結果當然就抓東丟西，不能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自己攪得精疲力倦，並不合乎客觀需要，事倍而功半，所謂「戴鐵帽子跳加官」，吃力不討好。其用心固善，然其效果太差。這樣的實際主義者，同時也就是事務主義的典型。

第三種是祇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實際，而沒有看到長遠的全體的實際；或者祇片面地強調長遠的整體的實際，而完全忽略了眼前的局部的實際。不把眼前的局部的實際與長遠的整體的實際統一起來，因而就常常會互相妨礙。比如關東公署提出節衣縮食投向生產的口號，這是從長遠的關東整體的實際出發的，如果我們把它與眼前的局部的實際對立起來看，那就會反對「節衣縮食」了。同樣，如果我們就因

此專門強調了這一長遠的整體的實際需要，而完全忽略了關東人民眼前的局部的實際問題，節衣縮食到工人市民都無法過下去，使他們沒有情緒去從事生產，就或者是「節衣縮食」用變相的方法，使之不能實行，或者就是反而妨礙了生產，於是，「節衣縮食，投向生產」的口號，在這種情形下，也同樣會變成不實際的了。

第四種是把羣衆的實際，和個人的實際對立起來，因而把重點又放在個人的實際上，當個人的實際利益和羣衆的實際利益暫時發生矛盾的時候，就強調個人的實際困難、實際需要，……等等，而把羣衆的實際需要、實際困難……等等放在腦後了。我們青年朋友們，不是許多也常常考慮到革命與個人的矛盾嗎？比如：生與死，革命與家庭，革命與戀愛……等問題，得不到解決，固然基本上是還沒有肯定了羣衆的、革命的立場，也由於沒有真正了解個人的實際問題與羣衆的、革命的實際問題，其實還是統一的。因為羣衆的、革命的實際問題得不到解決，個人的實際問題，也無法真正得到解決；而羣衆的革命的實際問題，如果得到解決，個人的實際問題，也就跟着解決了。

最後，還有一種是以爲祇要是做下層具體工作，就算是實際了，不再去研究如何提高與改進自己的工作。以爲「從實際出發」是專對做領導工作的同志講的，對做下層具體工作的同志就不需要。也有做領導工作的同志，以爲「實際」既然是「具體的」，那末，祇有做具體工作的朋友才能實際和需要實際，以爲做領導工作就不能實際和不需要實際了；對下層工作同志要求實際，對自己不要求實際（自然，有意識這樣想的是很少的，但客觀上是存在的）。還有，每每許多人以爲祇有做具體工作的才是「實際」的，做一般的就不是「實際」的了，做羣衆工作是「實際」的，做文化工作，宣傳工作……等等就不是「實際」的了，其實各有各的實際，無論什麼工作、都有他的「實際」。

所有以上這幾種情形，並不能完全概括了一般朋友們對於「實際」的認識上的偏差，而且不這樣提明了，也許還不一定就自己覺察到。但一經說明，其錯誤就是顯而易見的了。

我認爲：所謂「實際」，應該是：一切認識和行動，都必須是合乎客觀事物的

外部和內部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要符合乎客觀事物之運動、發展的規律性。我們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以至處理問題……等等，都必須如此，才可以稱爲「實際」。因此：

第一，所謂「實際」不是光看事物的表面情況，必須着重的看事物內部的情況，要看事物的本質。比如：在大生產運動中，有個農民，懶懶的不肯生產，如果從表面現象來看，那我們就會說他是「二流子」了，可是倘使仔細一攷察，從本質上去了解，原來他倒是很願意生產勞動的，不過因爲沒有耕牛，缺乏籽種，加上背了一身的債，生產出來的勞動果實都要給人家，所以他就懶於生產了。祇有這樣觀察得來的情況才是真正的實際情況，針對着這樣的實際情況所採取的有效的辦法，才是實際的辦法。對於前面那個例子來說，我們就不應該譏諷罵那個農民是「二流子」，而應該認真地幫助他解決困難（當然，罵這樣的農民是二流子，還有包含有立場問題在內）。不過，事物內部的本質的情況，並不是兩眼粗粗一看就可以了然的，必須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認真的思攷和分析，從事物與事物的聯系上，事物

本身的內部矛盾及其運動上，才可以看出真正的實際。祇有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質，然後也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處理問題，才能是有效的辦法。如果老是鑽在事物圈子裏不能自拔，雖然樣樣都躬親其事，但由於缺乏思攷，缺乏研究，就不能從本質上認識事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而也就不是「實際」的。

第二，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和發展的，因此，我們認識事物，就要從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上去看，一定要看出它的變化，預見其變化，而不是靜止的去看待事物，這樣才能看出事物的真實情況，才是認識了和把握了事物的實際。比如當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爆發之初，反動派的軍事力量是遠遠超過人民解放軍的，可是進一步去看，就可以知道當時反動派的力量雖大，却是沒落的，下降的；人民解放軍的力量雖弱，却是向上的發展的。如果當時我們不能看出這種變化和發展，就會對人民解放戰爭喪失信心。現在的事實也證明了從這樣的變化和發展上來看待反動派與人民解放軍雙方的力量，才是真正「實際」的，而靜止的去看雙方的力量，就是錯誤的了。我們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必需是針對着事物的這種運動的發展的。

實際情況，而採取各種運動的和發展的辦法，不是採取刻板的固定的辦法，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也才可以算是實際的辦法。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我們的工作方法還是墨守成規，企圖想出樣樣都預先規定好的完整的一套，毫無發展和變化的去做，不隨着事物的發展而發展，其結果是一定會失敗的，自然也就不「實際」的了。

第三，我們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具體的，不能夠僅僅是空洞的抽象的概念。因而，對於一切事物的認識與了解，也必須是具體的，才能算是認識了事物的實際；光是抽象的，概念的了解事物，是不能算作真正認識與理解了事物。我們看了一本書，覺得這本書的內容很好，却不能知道它好在什麼地方，當然不能算是了解了這本書；又譬如有人反映某一個青年很壞，我們也覺得他很壞，但他壞，究竟壞在那裏？從什麼地方可以表現出他的壞來呢？却一點兒不知道，那就可能是看錯了，就可能不是「實際」的了。因此，我們解決問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也不能夠光是抽象的、概念的辦法，這個辦法，也必須是具體的才行。祇有具體而有效的辦法，才

是「實際」的辦法。所以，儘是在那裏喊幾句空泛無力的口號，誇誇其談的講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決不能稱之爲「實際」，倘使真的有人就照着這些空話去做，仍舊不與具體的客觀實際結合起來的話，其結果，恐怕還不止於「竹籃打水一場空」而已！

第四，既然我們是生存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切問題都必然帶有階級性，人們看待問題，也同樣是帶有階級性的，儘管他主觀上不承認自己有什麼階級立場，但客觀上却總是決定了他必須有一定的階級立場。比如：地主說：土地就是我的，我給土地把農民種，農民就應繳我的租子。農民說：土地不是你開出來，天生的土地加上了農民們的勞動，才變成能長糧食的土地，土地丟在那兒睡覺，是不能長糧食的，必須農民耕種才能長出糧食來，如果我沒有一定的立場，我們說誰的話是合乎「實際」的呢？而這個地主和這個農民所講的話，不正代表着他們本來的階級立場嗎？所以，一切問題的是非，常常就由於階級立場的不同，其所得的結論是必不相同的。離開了這一階級存在的事實，而來空談「實際」，就是最

不實際的。所以，當我們去看待一切事物的時候，就必須從其階級性來觀察、攷查，而我們自己也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才行。站在什麼立場上呢？一般來說，應該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更進一步說，就是應該站在最受壓迫最受剝削的階級立場上，因為他們是受人壓迫受人剝削的，他們是被別人侵犯，被人欺負的，真理就在他們那裡。站在這個立場上去看待和認識一切問題，才不致有什麼偏差，才能是「實際」的。同樣，我們解決一切問題，也必須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才可能產生出「實際」的辦法。無原則、無立場的所謂「實際」，決不是真正的「實際」！

第五，一切事物都是一個整體，相互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系，彼此起着影響，把任何一部份孤立起來，都是不可能的。從時間問題上來說，暫時的與長遠的，昨天與今天、今天與明天，也都是密切的聯系着的，同樣也不能把它們各自孤立起來，割裂開來。我們看待一切事物，看待一切問題，都必須同時照顧到，分清主從關係，並從其聯系當中去看，才能看得準，才是符合於客觀「實際」的。我們解決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時候，自然也必須是從此出發，而不是採取割裂的、分離的處理辦

法。這樣的辦法，才可以算是「實際」的辦法。因此，一切把眼前的局部的所謂「實際」與長遠的整體的「實際」對立起來，把個人與羣衆之間對立起來，都不是真正的「實際」，都會產生錯誤。關於這點，我在前面分析一般對「實際」這個問題的第三種認識上的偏差時，已經說到了一些，所以就不再舉例說明了。

由此，我們就可以明白：所謂「實際」，是每個人在每個問題，每一件事情上都需要的科學的態度，不是做了下層的具體工作，就算是「實際」了；也不是做上層的領導工作和做一般工作的就不要「實際」，不是「實際」，或不能「實際」了。

我對「實際」的這幾點了解，依然還是很零碎的，講得也還嫌抽象，不夠具體，也就是還不够「實際」，那原因就是我自己接觸「實際」還不够。所以，我們最後還得着重的提出來，所謂「實際」，必須要有真正的，老老實實的行動，光是嘴上會講，筆下會寫，是無法稱爲「實際」的。而做到「實際」，掌握「實際」，就必須首先堅定起自己的立場，運用科學的唯物辯證法，經過了調查研究（既調查又研究，缺一不可。）而認真的行動起來，堅持下去！實際的行動，是從實際出發

的最重要的基本內容之一。

是否「實際」，必須從效果上來攷查！而了解情況，掌握情況，是做到「實際」的靈魂。

漫談老實

在過去，老實人是常常被人看不起的。

飽經世故的老先生，在教育他們後輩的時候，常常會提到：「老實乃無用之別名」的這句話，原因是那社會本就充滿了奸詐和虛偽，一個實心眼的老實人，原是免不了會到處吃虧的；那些飽經世故的老先生們，從個人的立場出發，當然會有「不該老實」的感慨，而覺得還是奸詐、虛偽，才可以混得過去。

況且，既然那個社會是老實者吃虧，奸詐、虛偽者反可以得到飽暖，反可以紅光滿面，怎不使這些從個人立場出發的飽經世故的老先生們，在感嘆之餘，又不禁「心嚮往之」，喟然而嘆曰：「還是不老實的好！」

於是，「老實」乃被目為「無用」，老實人乃被目為「傻瓜」「老憨」、「阿

木林」，那怕你是誠誠懇懇、與世無爭，也不免被那些不老實的人踩在腳下，被飽經世故的先生們投以「輕鄙的一瞥」。

在過去，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老爺們，雖然自己並不做一個老實人，却是常常教訓他的奴隸們做一個老實人。——

那些老爺們教訓他們的奴隸：第一要馴服地受他宰割，不准反抗，即使被吊打，被姦淫，被殺頭，也要高喊「謝主龍恩」；第二要好好的替他幹活，自己吃青草，擠出奶汁來要全部獻給老爺們；第三要渾渾噩噩，不知不覺，祇須「主命是從」，不准問「所以然」；第四要做老爺們最忠實的看家狗，如果看到伙伴們有反抗老爺的行爲，就大膽的出賣。

於是，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老爺們看到這樣的老實人，就喜笑顏開，高枕無憂了，而這樣的「老實人」，却可憐地被一切不願當奴隸的人們所鄙視。

總而言之，「老實」二字之所以被誤解，老實人之所以被輕視，是那種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舊社會底罪惡所造成。在今天來講，就拿我們中國，除了廣大的解

放區和民主的關東以外，還有半個中國，正變本加厲的繼續着這種情形。

這種舊的社會影響，深深的毒害着我們青年朋友們，我們往往就因襲着過去那種對「老實」的看法，而且假使自己還是一切從個人主義立場出發，甚至還想也吮吸一些別人的血和汗，用別人的眼淚來充作自己的歡笑，就更會曲解「老實」，而自己不願意「老實」了。

然而，新的時代已經到來了，舊的在沒落與死亡，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要起來反抗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老爺們，新的社會要我們用雙手與大腦去建設，這種鬭爭是異常複雜而艱苦的，必須以負責的嚴肅態度去進行，一切從個人出發的不老實的投機取巧的態度，都會在這樣的鬭爭中被埋葬掉。

我們所提倡的老實，自然不會也不應該是過去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老爺們所希望的「老實」，因為那樣的「老實」，是失去了做人的資格而變成「奴才」。我們所說的老實，是建築在忠誠於為人民服務的基礎之上，一切從這裡出發，（決不是從個人出發！）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看待和處理一切事物；應該「有勇

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不是按照別人的傳言詞、諾言、報告……等來評判人和事，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爲，按照事物的真實情況來評判人和事；應該不輕易亂說，說到就要做到，要言行一致；如果自己有了錯誤和缺點，要不誇大也不縮小的說出來，不要有絲毫的扭扭捏捏、護疼護癢；對於自己的優點和成績，也同樣既不必假惺惺地抹殺或縮小，更不該下賤的誇大；要老老實實、有一算一地估計自己，估計情況，老老實實地製訂計劃，也老老實實的去完成計劃或盡力超過計劃，反對好高騖遠、敷衍塞責；一切事情，要不怕負責，不怕得罪人，對於真理、對於勞動人民的事業要非常老老實實具有無限忠誠，因而一切要敢作敢爲。我們所提倡的老實，其全部內容，就是如此。

老實——是對真理老實，對勞動人民的事業老實。對於狡猾的敵人，當然不能老實，倒是因爲敵人既然是狡猾的，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估透敵人的一切，老老實實估計自己的力量，然後老老實實地拿出祇要可以打死或揭穿這狡猾敵人的辦法。不能老實到聽信敵人的甜言蜜語，老實到向敵人告密，老實到不敢反抗敵人；因

爲「老實」二字，即使就字面上來了解，「老」是老練，「實」是實在，敵人的話既不會是實在的，向敵人告密簡直是糊塗，同敵人作鬪爭必須用適當的辦法，幼稚的實心眼兒的辦法，是既不老練，又不實在。所以我說：向敵人老實，對於真理，對於勞動人民的事業倒是不老不實。同樣，我們對於任何和真理和勞動人民利益相敵對的思想或行動都應該老老實實的用一切方法與之鬪爭，而不是把老實變成「糊塗」和「屈服」。

老實還不僅是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老實是建築在對勞動人民事業具有無限忠誠的基礎上，由此，他愛國家愛民族，愛同他一起戰鬪的同志，愛他所正做着的工作，愛他的理想，對於這些，因爲他具有無限忠誠，所以他必須是老老實實的，因爲他對這些是具有無限忠誠，所以他不會去投機取巧、希圖徼倖，不會陽奉陰違、口蜜腹劍。這樣的老實，就決不是從個人出發，也不是從狹隘的本位出發；相反，凡是從個人或從狹隘的本位出發，對於真理、對於勞動人民的事業來講，其實倒正是一個要不得的不老實。

所謂老實的態度，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反對將無作有，反對誇大或縮小，反對主觀主義的。一切都有其客觀存在的真實，我們必須對這種真實採取老實的態度，有錯誤就是有錯誤，該怎麼就怎麼，該多大就多大，明明是個麻子，硬要說是不麻也不行；明明辦不到的事情，硬要說是能辦到也不行，這就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一切不老實的態度，都是違反事物客觀真實的，因而也都是不合乎科學的精神。一切從個人出發或從狹隘的本位出發，因為它也不會合乎客觀的實際，整體的羣衆的利益攪不好，個人的、本位的東西也無法攪好，所以，也是不合乎科學的，其結果必然失敗，那就會自食其不老實的惡果。

勞動人民的立場，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真理的無限忠誠，這就是我們所提倡的老實的本質。

因此，對一切事情，自然應該反覆研究，不是「抓到雞毛當令箭」，而是耐心地攷察和分析；不是妄想「平地登天」，而是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不是「嘴上光

堂」，而是表裡一致。

我們很多青年朋友們在這樣一個大時代的浪潮下，感覺需要「進步」，也以「進步」爲榮，這自然也是好現象，可是，也很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却不肯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進步起來，他們對待進步採取不老實的態度，這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表現在不肯認真地去改造自己，而是企圖看一兩本進步的書（甚至也不是好好的看），聽一兩會報告、講演，學會幾句新名詞，就自詡爲「進步」，並以此來耀武揚威，自鳴得意。

表現在不肯腳踏實地的去工作，而是「好大喜功」，計劃訂得蠻大，實踐的可能却小，急於成功，聞褒則喜，甚至更壞的有對自己則謊報成績，誇張優點，對別人則抹殺功勞、加油加醋。

表現在不肯正視缺點和錯誤，不肯勇敢地揭發這些缺點和錯誤，而是迴避、隱瞞、直到爲自己的這些缺點和錯誤辯護。或者狡猾地承認錯誤，却不去老老實實地改正錯誤。

表現在不肯按照自己所有的能力主動地把事物推向前進，不是積極的創造，積極地克服困難、改善環境，而是誇大困難，害怕負責。

表現在有了成績則與人爭功，受到譴責，則推諉責任，不想自己老老實實的去工作，而是「嫉功好利」，牢騷滿腹。或者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表現在對上下級和同志間的關係上，則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嘴上一套，心裏一套；「老鼠眼睛一寸光」，心胸狹窄，詭計多端。或者總想「和平共居」，不分是非黑白。

當然也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這些不老實的態度，是從舊的社會裏傳染下來的極可恥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決不能把事情辦好，而是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嚴重障礙。如果在我們的行列中還有這樣的人，我們就要用基洛夫的話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住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你自己

吧！你得滾到一邊去！」

在今天，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是更需要更值得提倡的，「秀才造反」之所以「三年不成」，也由於一種不老實的態度。要在人民解放鬥爭中表現自己的英勇與無畏，要在和平建設事業中表現自己的創造與勤勞，都必須首先要有老老實實的態度。否則，就會得葬送了自己！

老實，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為勞動人民服務，這樣的老實，是我們最高尚的美德！

漫談錯誤

我曾經和一位朋友閒談，那位朋友分析青年的發展規律，他說：『……一般進步的青年，往往要經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熱情階段，由於他初初踏入社會，接觸實際不夠，還沒有碰到釘子，碰到困難，而自己又有崇高而不成熟的理想，所以積極性很高，所謂「初生的犢兒不怕虎」；由此，在各方面逐漸有了某些成就，地位提高了，名譽也有了，自信心也加強了，可是政治上並未成熟，考慮不多，也就漸漸會產生一種自滿情緒，因此，就常常會犯錯誤，這可叫做錯誤階段；錯誤犯得多了，釘子自然也碰得多起來，不免受到一些指責和批評，驕傲自滿情緒被壓抑下去，就逐漸膽小起來，到了膽小階段，遇事考慮太多，對人對事都不敢放手；經過這樣一個階段以後，如果自己還不斷努力，經驗豐富了，看問題比較全面，比較

透徹了，政治修養也相當成熟了，最後才達到成熟階段。」

這一段話，給了我很大的啓發，記得中國也有一句古話，叫做：「初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年，寸步難行。」在高小讀書時，國文教員還叫我們做過這樣的作文，過去是很不能理解的，經過這位朋友一說，那就明確得多了。從這裏就連系到我自己，正是從這上面過來，而且現在還正處於第三階段，很怕犯錯誤。在檢討自己之餘，我就想到對「錯誤」如果求得有正確的了解，可能是大大有助於怕犯錯誤的這種毛病，而把自己推進一步的。

我想想我對於「錯誤」的看法，以及對待「錯誤」的態度，也從我所曾接近過的一些青年朋友身上，分析他們對於「錯誤」的看法和態度；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種：

一種是把「錯誤」看成了了不起的嚴重，認爲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完蛋了；既然是進步的革命的青年，就不應該再犯錯誤。於是，對犯了錯誤的朋友就深惡而痛絕；對於自己犯了錯誤，就垂頭喪氣，驟聽到別人指責自己的錯誤就面紅耳赤。

一種是把「錯誤」看得太簡單了，認爲絲毫不值得重視。於是，就不加警惕，不求改正。對「錯誤」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看到別人和自己的錯誤，都採取一種原諒的態度。

還有一種是安於現狀，對事物的發展熟視無睹，根本不去考慮有無錯誤，混過去就算了。

這幾種對於「錯誤」的看法，都是一種主觀主義，因爲「錯誤」事實上是祇要你生活、工作、就是免不了的；但「錯誤」又是妨礙我們生活和工作的，不能不重視；「錯誤」事實上是存在的，「錯誤」所造成的惡果，會逼得我們要想混過去也不可能。由於以上這種看法，其對待「錯誤」的態度，自然也是不對的。如果從羣衆觀點出發，把自己的一切事業都作爲羣衆事業的一部份，這樣提高到原則上來，那末，這些想法，實質上也是對羣衆對自己不負責或不够負責的表現，因爲如果真正對羣衆對自己負責的話，就應該實事求是的去經常的注意錯誤，檢查錯誤，尋求其所以發生錯誤的根源，分析錯誤的性質，找出克服或減少錯誤的辦法，並立即勇

敢去實行起來，才對羣衆對自己有好處。

我們對待錯誤，必須有一種實事求是的嚴正態度，不能掩蓋錯誤，忽視錯誤，更不能知道錯誤而不去克服，也不必因為犯了錯誤就驚慌起來。

就我個人這些時來從自己的實踐中對於「錯誤」的了解，可以提供給青年朋友及我自己作爲參考的，有以下幾點：

首先，我們知道人類是在不斷發生錯誤與克服錯誤的鬭爭過程中逐漸進步起來的。

因爲人一生下來，就要受着兩重限制——一種是自然的限制，風、霜、雨、雪、生、老、病、死，影響着我們的生存，人不能跳出地球，地心吸力拖住我們，大氣壓力罩着我們，肚子會餓，身上怕冷……等等，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幾乎沒有一樣事情不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我們決不能脫離這些自然條件而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社會的限制，人不能單個地孤獨去過生活，必得和許多人發生關係，這許多人的思想、習慣、個性、作風……等等，都不能完全和我個人一樣，我們也不能隨心

所欲，而必得找出一個正確的關係。

人不但要生存，而且要發展，就得不斷向自然和社會進行鬭爭。而人又是同時生存在自然和社會裏，所以向自然和社會鬭爭，主要在於掌握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適應這個發展規律，加上人類的主觀努力，才可以逐漸控制自然，推動社會向前行進。可是，人並不能一下子就會完全了解與掌握自然或社會的發展規律，在鬭爭過程中，就免不了要犯錯誤；犯一次錯誤長一次見識，在不斷克服錯誤的過程當中，就會逐漸認識和掌握這一個發展規律了。

事實上，天下也就從來沒有根本不犯錯誤的人，人類就是在不斷發生錯誤與不斷克服錯誤的鬭爭中進步起來的。（當然，如果有了錯誤而不克服，更是停止在錯誤上，更向錯誤的方向發展；而不能向進步的方向發展了。）就拿馬克思這樣的聖人來講，打開他寫「資本論」的原稿一看，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修改，就足以證明他原來寫的是錯的才需要修改，不然就不必修改了。

不過，像馬克思這樣的人，不會犯原則上、立場上的錯誤，而且他們有了錯誤

在別人尚未發覺以前，就已經自覺改正過來罷了。我們要生活、要工作，就免不了會犯錯誤，假如說不工作的人就不會犯錯誤的話，可是不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此外，除非死人才沒有錯誤，可是死人已不能再作爲人來看待了。

我這裏主要是說明錯誤是免不了的，目的在於要我們不必因爲犯了錯誤而驚恐起來。因爲問題不在有沒有錯誤，問題主要在於是否認識與理解錯誤，能不能克服錯誤？自然我不是在這裏替犯錯誤的朋友打防禦戰。

「錯誤」自然不是好事情，固然錯誤是免不了的，但犯了錯誤，終究是對別人、對自己、對工作、對生活會有或大或小的損失，至少也要走了一些彎路，所以應該極力避免發生錯誤，可是錯誤是不會完全避免得了的，所以，在已經產生錯誤以後，就要極力設法去克服錯誤。

我想：人之所以犯錯誤，大概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性質：

一種是立場問題。站在壓迫階級的立場上，從其壓迫與剝削別人的階級利益出發，就會蒙蔽了現實，許多問題都看不清楚，他們總想世界永遠不變，被壓迫者永

遠受他們的壓迫和榨取，可是，事實上，世界是一定要變的，壓迫和榨取是決不能久長的；處於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等等，他們有時候用壓迫階級的眼光來看待問題，有時也同情被壓迫階級，他們希望世界能夠按照着他們的階級利益向前發展，可是，世界也不是按照他們的願望向前發展的。從他們的這些立場出發所產生的錯誤，是一個根本的錯誤。這點錯了，就一切都會錯，除了他們願意並決心放棄本來的階級利益以外，就根本不可能希望他們改正什麼錯誤。可是，即令已經決心放棄其本來階級的利益，甚至已經走入革命的隊伍中，甚至連最革命階級內部的某些個人，是不是就絕對不會犯立場上的錯誤了呢？那也不盡然，因為階級社會已經存在了好幾千年，剝削階級的思想，相當強烈的影響全社會的每一個人，因而某一個人在某一件事上，也可能喪失了革命階級的立場，有意無意地做了壓迫階級的俘虜；不過，這雖然是立場上的嚴重錯誤，對於這種錯誤，同樣是決不能原諒。但由於他並不是下決心要站在敵對階級的立場上，所以祇要一鬆點明，一經認識了這種錯誤，是可以克服的。

另一種是認識上的錯誤，或者是被表面的現象所矇蔽了，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或者是從這一點這一個角度去看問題，沒有看到事物的全面；或者是事物已經向前發展了，而我們的認識水平還停止在原有的階段。就不能正確地把握着事物的發展規律，由此去看待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比如：美國反動派假藉着救濟的名義，送了一些救濟物資到中國來，有些人就從這些現象上發生對美國的好感，沒有進一步看到美國反動派隱藏在救濟後面的侵略本質；我們的工資政策，應該是從保證工人一定生活水平出發，照顧工業成本，使資方有利可圖，工業可以發展為原則，有些人單從工人方面看問題要求提高工資，不知道工業成本過重，資方無利可圖，工業倒閉則更影響工人的生活，有些人單照顧到工業成本却不照顧工人的一定生活水平，這不僅是由於不知道工人生活無保障，勞動效率無法提高，勞動紀律也無法保證，同時又是立場問題：再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各民主地區在土地問題上一貫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可是日寇投降以後，我們思想上還停留在減租減息階段，沒有看到事情已經向前發展了，農民已經伸出手來要求土地，這就是我們

的認識水平落後於事物的發展……等等，這些都是認識上的錯誤。

當然，這兩種錯誤不是一點沒有關聯的，立場如果錯了，認識上也一定會發生錯誤；而認識上的錯誤，事實上如果提高了看，常常也與立場問題有某些關聯的。

此外，還有一種是思想意識上的錯誤，比如個人出風頭、要面子，喜於廣播別人的短處，生活要求比別人高一些，不正確的戀愛觀點、經濟觀點……等等，事實上也是從立場問題所派生出來的東西，不過它不是全般的根本的立場問題，而是一種立場不純而已。

如果，我們對於「錯誤」有了這樣的認識，那末，當自己或別人發生錯誤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採取馬虎原諒的態度，也不必大驚小怪，而應該嚴正的冷靜的去分析：錯誤的性質，發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找出如何去克服錯誤的辦法，從錯誤中找出經驗教訓來指導與推進我們的工作，提高我們自己。

我們應該承認錯誤是不免會發生的，可是除了根本站在反動立場的人以外，祇要我們肯於進步，敢於正視錯誤，分析錯誤，克服錯誤，錯誤是一定會被逐漸克

服，逐漸減少的。

爲了減少錯誤，易於克服錯誤，所以，在平時我們就要敢於投身在羣衆的鬪爭火燄中，加強原則精神的鍛鍊，接受羣衆的攷驗，慎重冷靜的攷慮問題處理問題；在已經發生錯誤以後，就要敢於揭露這種錯誤，和羣衆在一起來批判分析這些錯誤；教育別人也教育自己。

漫談情感

人本來都是有情感的，完全全沒有情感的人，其實是沒有的。記不清是什麼人說過：「人是情感的動物」，實際上不僅僅人類才有情感，其他的動物又何嘗沒有情感呢？不過，人類的情感，却不同於其他的動物，人類除了情感以外，還有理智存在，人類可以用理智來約束情感，所以人類可以創造，可以克服困難，人類的情感是比任何動物更高級的。中國有一部小說叫「西遊記」，它說孫悟空有七十二變，一個筋斗要翻十萬八千里，就是比譬人類的情感有無數變化，可以想得遠遠很遠，又說孫悟空有一個緊箍咒戴在頭上，可以約束住孫悟空，就是比譬情感要用理智來約束。這個比喻究竟確當不確當，我們不必去管它，反正人類的情感是不能不用理智來約束的，不然他就會變來變去，海角天涯，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人類的情感，最初也和其他的動物一樣的，發生於兩性之間，母子之間，是非常低級的。但是，人類要生存、要發展，他必須勞動，他的勞動對象是大自然，首先就對大自然發生了情感，古代人類的歌聲、舞蹈、以及一切勞動節奏……等等，都是人類在勞動當中對大自然所產生的那種情感的流露，這些東西，一直發展下來，經過不斷的提高和改造，就產生詩歌、文字、繪畫、舞蹈……等等。人類的情感之異於普通動物的，也在於他是與勞動結合起來，從勞動當中產生，還不僅僅是一個人類的本能。人類又本是羣居的動物，他要和許多人共同勞作，才能生活下去、發展起來，要和許多人分工合作才行，所以，人類在許多人共同勞作的過程中，也就產生了熱愛伙伴的情感，這也是人類的情感，其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如果脫離了勞動而「離羣索居」，對勞動和羣衆的情感喪失了的話，那末他所贖下來的情感，就是很渺小很渺小，僅僅祇能算是普通動物的本能而已！

自從人類社會上產生了階級以後，人類的情感也就隨着各個不同的階級，而有

各種不同的情感；假如說，喜、怒、哀、樂是人類情感的表現的話，那末，壓迫階級所喜的，却正是被壓迫階級所憤怒的。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偉大的友愛，壓迫階級却無法理解，那原因正是壓迫階級是把自己的歡笑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的，他們首先就自己脫離勞動，更失去對人類的愛，所以他們是沒有什麼「人」的情感。他們的卑劣與無恥就在這個地方。有些人介乎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他們還沒有完全失去勞動，也沒有完全失去對於人類的愛，所以他們的情感，也還有點「人味」。不過，這種情感既然主要建築在個人的基礎上，也不完全是從愛勞動愛羣衆出發，所以也是很危險的。直到今天，真正保持着人類最高尚情感的還是那些最受壓迫的勞動羣衆。

我們青年朋友們是很富於情感的，常常兩個朋友在一起就難分難捨，容易興奮也容易流淚。所以就值得研究研究，我們這種情感，究竟是什麼情感？這樣的情感好不好？怎樣來解決這個情感問題？

我們青年朋友們吃情感的虧也很多的，青年男女往往一見鍾情，可是日子一

久，或者男子負心，或者女的無義，抱恨終天，愁腸百結了；也有的往往因一時情感衝動，或大發雷霆攪壞了事，或輕舉妄動出了屁漏；更有的爲了顧全情感，不敢得罪人的，就處處讓步，終至不可收拾；還有爲了熱心太過，結果人家反而不承情，「當日刎頸之交，今日反目相看。」這就需要我們正確地來看待情感，用理智來約束情感！

人，應該具有情感，事實上人也都有情感，我們並不反對人有情感，也不能反對人有情感。有人說：那些參加過革命的老同志，見人都冷冰冰地，什麼事情都照原則辦事，大概是沒有情感了吧！其實，這就完全看錯了，這些參加過革命的老同志，如果你從形式上去看，也許好像他們沒有什麼情感，但實際上，他們的情感倒是最最豐富的，他們之所以肯於犧牲自己，把自己的一切供獻給革命，如果沒有對廣大人民具有最偉大、最豐富的情感，那怎能辦得到？不過，他們這種情感，不是什麼私人的情感，他們受到了很多的磨鍊，嘗遍了辛、酸、苦、辣，所以變得非常有含蓄，看起來好像是冷酷，實際上倒是更高級的人類最高尚的情感。我們往往把

情感看成是私人情感，也看重那些形式上的熱情，所以，就以爲他們非常冷酷而缺少情感了。仔細注意一下，就可以知道，這些參加過革命的老同志，當他們在艱難困苦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奮不顧身、見危受命；當他們看到伙伴有困難的時候，他們是怎樣不顧自己去幫助伙伴；他們看到他的同志有了錯誤或缺點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熱心而嚴肅的幫助他克服和挽救，像這樣的情感，還有什麼別的情感比擬得上嗎？像這樣的情感，在一切壓迫階級裡還能找得到嗎？像這樣的情感，正是我們青年朋友們所應該具有，應該每個人好好學習的。

又有人說：「革命是無情的！」，因此就得出結論說：革命就不能有情感，革命者是最沒有情感的了。不錯，革命是無情的！但他是對敵人無情，對那些骯髒的思想無情。惟其對敵人和骯髒的思想具有最大的憎，正所以表示他對人類具有最偉大的愛，革命的「愛」和「憎」是這樣統一起來！記得我死去的最可敬的戰友陳舜儀同志曾經和我說過：「我們對於敵人的仇恨，是從熱愛廣大人民來的，我們和廣大人民具有最深切的情感，而敵人却要來侵犯、戕害我們廣大的人民，我們的心痛苦

到極點，我們怎能不仇恨這些萬惡的敵人呢？……」同樣，我們對於朋友或同志間尚存在着的骯髒思想，其所以也憎恨，也因為我們熱烈地盼望我們的同志或朋友能夠從骯髒的思想中跳出來，更因為這些骯髒思想，毒害着廣大的勞動人民。大概是亞里斯多德講過的吧！「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革命是富有情感的，不過這種情感是建築在熱愛廣大人民、熱愛真理的基礎上，他的一切憎和愛，一切喜、怒、哀、樂，也都是從此出發，他沒有什麼私人的情感在內罷了！這樣的情感，才是人類情感之極緻，也是它所以光耀着人類的歷史，亘萬世而不滅的道理。詩人具有這樣的情感，就能成就偉大的詩篇，文學家具有這樣的情感，才能寫成不朽的創作；革命家具有這樣的情感，才能建成燦爛的事業！除了這樣的情感，其餘的什麼情感，相形之下，豈不是渺不足道的嗎？

從這裏，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來分析我們身上的所謂「情感」，往往缺少前面所說的這種氣質，我們的情感，往往是從個人的好惡出發的。我們在和朋友們相處的時候，往往不是從愛羣衆、愛真理的觀點來愛這個朋友，往往是私人的所謂情投意

合，在好的時候，就祇看到優點看不到缺點，缺少規過勸善的精神，各人的個性由於親暱的緣故，倒反而任性發揮，到了一定程度就矛盾爆發了。這樣情形，不用說不是對羣衆對真理的愛，也不是對這個朋友的愛，事實上不把情感建基於愛羣衆、愛真理上，一切私人情感是維持不住的。

我們有時情感很易於激動，這種激動的情感，除了也許有生理上的原因以外，認真檢查起來，也是由於對真理對羣衆的負責精神不夠，如果我們對真理對羣衆的情感已經熱愛到非常負責的程度，那末，我們就應該冷靜地去攷慮實際效果，就不會放縱情感的激動了。

我們青年朋友們，往往對於家庭，對於父、母、妻子、兒、女有着很濃厚的情感，這本是人類的本能，這種情感也是任何人都應該具有的，原無可以非議的地方，但是，我們對於整個人類的情感，却應該是超過這種天賦的情感的，因而當人類的事業與家庭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兒女情長？還是應該硬硬心腸去幹應該做的事情呢？再說一句，如果我們真愛我們的父、母、妻子、兒、女，我們

不應該叫我們的父、母有個好兒女，叫妻子有個好丈夫，叫兒、女有個好父、母嗎？

再從這裏，我們還可以理解到：所謂用理智來約束情感，是約束着那種私人情感，約束着那種情感的激動；如果我們所說的理智不是被曲解爲陰險和虛偽的話，那末，用理智來約束住自己的情感，倒是基於更崇高的情感。也可以從這裏說明，所謂理智，正是最崇高的情感的更高級的發展。

像這樣的情感，在一切剝削階級裏是根本不會產生的，不要說他們對於人類、對於真理、對於勞動，沒有任何情感的存在，（如果有的話，他倒不去壓迫和剝削人了）他們那種階級的性質，就決定了他們就連對於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也沒有什麼真正的情感；我們不曾看見過大家庭分家時的情景嗎：弟兄們打破頭的事是有的，父、母被兒女冷淡、辱罵以至毆打也有的，父、母對於兒女也是祇把他們當作自己的私產，丈夫把妻子看成玩物，妻子對於丈夫，是在他手下討生活，他們那裏有人類純樸的情感啊？一切最卑劣、最下流的情感，不是都從那些壓

迫階級之羣中產生的嗎？人類社會的所有悲劇，不都是他們造成的嗎？

剛剛與之相反，我們廣大的勞動人民，他們雖然受壓迫、受剝削、雖然背負着滿身的痛苦，但他們却具備人類最高尚的同情心！我們不會看見那些窮得萬苦萬殘的勞動人民，他們全家在和困苦搏鬥的當中，依然是那樣不可比擬的親密，雖然他們有時也吵嘴，但大都是由於生活的原因，最後他們還是互相諒解、死守在一起的。「白毛女」那個劇本，描寫了地主黃世仁對於楊白勞的殘酷與無情，也同時描寫了楊白勞的那些窮朋友，却對楊白勞是那樣關心和熱愛，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痛苦是一樣的，大家都體會得來，他們都從事於勞動，也能體會勞動的滋味，特別是當勞動果實被別人攫奪去的時候那種憤怒、傷心、哭笑不得的滋味；「天下窮人是一家」，「泥腿子才疼泥腿子」（泥腿子是華中地方農民自稱）這是千真萬確的。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我們更可以看到我們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是怎樣的表現了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和自己的軍隊自己的階級那種無法形容的熱情，他們熱火朝天地支援前線，他們不顧生死的救護傷兵，他們造成了

許多可歌可泣的偉大場面，這些具體事實，還用得着我在這裏敘述嗎？

我想，當我們還在年青的時候，我們的情感是最奔放的，靠了這點，所以我們青年能有偉大的先鋒作用，但是，也正由於這一點，所以我們更需要好好地掌握我們的情感！精練我們的情感！

● 青年朋友們！我們要有豐富的革命的情感，但我們決不要陷於那些低級情感的漩渦中，我們千萬不要被情感所埋葬啊！

漫談團結

我們做任何工作，都不能不講究團結人，因為任何一件工作，都不是我們一個人就可以去做的，有領導我和被我領導的，有和我一同工作的許多人一塊去做，倘使彼此之間，人各一心，互相不團結，事情就一定辦不好。我們的一切生活，也不能不講究團結人，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必須要和許多人接觸，發生關係，要和許多人共同合作，才可以生活下去，如果我要和這許多人鬧不團結，他們就會遠遠地離開我，不來幫助我，我就很難生活下去。所以，祇要我們願意工作，也願意生活下去，即使我們不願意去理會別人，團結別人，可是，事實的皮鞭也會逼着我們要去團結人的。

我們青年朋友們一經接觸到社會上來，就會首先碰到所謂人事問題。開始也許

還漫不經心，後來每每碰到因爲了人事問題而使工作掣肘了，就可能或者懊惱氣憤，或者灰心喪氣了。時間一長，就可能學會「飽經事故，冷眼觀人」那一套，變得默默無言，或者成爲好好先生。於是放掉了青年鬪爭的銳氣，說不上堅持原則，堅持真理了。因此，究竟應該怎樣去團結人的問題，恐怕不能不是我們青年朋友所亟待解決的問題。歷史上和當代許多偉大人物的成功，除了他有卓越的才能和遠見以外，還因爲他有寬濶的胸襟，不屈的鬪志，善於團結人，也靠這許多人的支持，使他能够得到成功。

團結人之所以成爲一個問題，是因爲有階級的社會制度，給人們在思想上，生活作風上，造成了許多距離，而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差別，個性上與認識上的不一致，也與階級制度息息相關，雖然我們都已決心和這個階級制度作鬪爭，但我們總是從有階級的社會裏出身的，就仍會或多或少地受到那些影響，這種思想上和生活作風上的顯著差別，祇有在階級不僅在客觀上消滅，而且在人類思想中消滅，生產力高度發展，人類認識水平提高到一般地沒有什麼差別，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

之間的距離消除，才會使人類在思想上和生活作風上的顯著差別也歸於消滅，那個時候，團結問題也許才會成爲不必要的問題。所以，凡是在黑暗反動勢力統治的地區，那裏充滿了欺詐和詭譎，人與人間很難互相了解，團結也就相對的愈不容易，而在民主自由的地區，人們可以自由呼吸，自由的講話，壓迫和欺詐不容許存在，大家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上，因而人與人間的隔膜易於取得諒解，團結的條件是便利得多了。

我們首先應該確實地弄明白：在今天的階級社會裏，我們講團結，是有一定立場的。如果我們已經明確而肯定地站在勞動羣衆的立場上，那末，我們所團結的除了主要是勞動羣衆以外，還有與勞動羣衆並肩作戰的暫時或長期的朋友。如果說敵人營壘裏起了分化，我們爲了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的話，如果敵人營壘中有一部份人暫時還可以在客觀上有些進步作用的話，那我們對這一部份人的團結，也是從勞動羣衆的立場上來團結他們進步的一方面，而決不是離開了勞動羣衆的立場來和他們團結的。自然，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對他們的團結也是真誠的，祇要他

們始終保持着不斷地進步，（從勞動羣衆立場上來看的進步）我們都應該團結他們，而對於他們的落後或反動的一方面，我們還是須要進行鬭爭，如果他們連那一點點進步的方面，都已經喪失，就更應該堅決與之鬭爭到底。

在我們中國，孔夫子提倡所謂「恕」道，大概也有團結人的意思在內，可是，是要人民忠誠地伏在封建主的脚下，聽任宰割。以一「恕」了事，不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剛剛投降，我們中國反動派當局，居然忘記了千百萬死難同胞的鮮血未乾，戰爭瘡痍未復，敵人還在處心積慮力圖再舉的時候，大講其「對敵人要講究「恕」道」。如果這樣的「恕道」也叫做團結，我們還是乾脆不要的好。可是正有許多人對於「團結」二字是這樣了解的，所以還是把他暴露出來。

我們說，對於敵人是沒有什麼團結好講的，也沒有什麼「恕」，因為不是我們講不講團結的問題；而是敵人要來殺害我們。如果對敵人講團結，誰都會說他是傻子，可是我們却常常會碰到有些朋友們，平常也知道階級壓迫或民族壓迫的仇恨，但當這些階級敵人或民族敵人，裝出一付笑臉，也講什麼團結、親善的時候，

竟居然會信以爲真，結果，必然會上了大當。

還有一些青年朋友們，他們在領受社會教訓之後，也很講究團結人，不過他這種團結人的出發點，並不是考慮到對整個勞動羣衆事業是否有利的方面，而是從個人出發，考慮到：「不要人家對我印象不好啊！不要人家怪我、恨我呀！」處處是從「我」字着想，久而久之，爲了使別人對他的印象好，不怪他恨他，就不惜委曲求全，遇事躊躇，看到對勞動羣衆不利的事，也不敢仗義執言，其結果是做了落後思想的俘虜，自己束手束脚，既不利於勞動羣衆，也不利於自己。因爲：第一，我們既然站在勞動羣衆的立場上，別人對我個人印象好不好，怪不怪我，恨不恨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第二，我們既然要做工作，要生活下去，怕人印象不好，怕人怪，怕人恨也辦不到。第三，只有我們堅持正確的立場，才能真正地團結人。

祇有堅決站在勞動羣衆的立場上來談團結問題，才能是團結的最根本原則。

即令在我們同一條戰線裏的同志和朋友，我們之間的團結，也必須是從這一根本立場出發，如果他今天^是我們的同志和朋友，明天他動搖背叛了，我們應該毫不

猶豫地與之鬭爭。我們之所以成爲同志和朋友，是因爲有共同的對勞動羣衆鬭爭事業的忠誠，如果我們中的一個那怕在某一件事，某一個問題上怠工了，或者有不正確的想法和做法了，我們也必須與之鬭爭，從鬭爭中來求得團結。鬭爭與團結的關係，中國江湖上曾有一句俗話，叫「不打不成相識」，事實上只有從原則鬭爭中，以正確的克服不正確的，這種團結才會鞏固的。因爲我們和任何人講團結，都不是爲團結而團結，我們講團結是有其一定的目的，這個目的就爲了勞動羣衆鬭爭事業的勝利。我們團結任何人，都是從這一原則出發去團結的，離開了這些原則來談團結，還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放鬆了這樣一個原則的鬭爭，一味遷就以求團結，則團結的基礎已失，自然就無法鞏固了。祇有堅持原則鬭爭，團結才能有保證。

那末，我們有些青年朋友們，不談團結則已，一談起團結來，往往多側重在感情的方面，這種感情是從私人出發的感情，不是從勞動羣衆立場出發而產生的感情，更談不到什麼原則精神，自然就是錯誤的了。而且，這種感情上的團結，雙方面既然沒有共同的信念，各人的認識程度，各人的個性……等等，又畢竟不能完全

相同，久而久之，各人的個性和認識互相發展，矛盾逐漸產生，就很有可能由相愛而相怨，由相怨而相惡，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這種「小人之交甜如蜜」的感情團結，除了個別例外不講，是很難希望他們能鞏固得住的。再退一步說，我們即令真愛一個朋友，自然希望這個朋友能夠向好的方向發展，如果只是講究感情上的團結，看到他的缺點和毛病也不幫助他糾正和克服，結果缺點愈犯愈大，毛病愈來愈多，終至不可收拾，豈非是害了他，還談什麼團結，什麼感情呢？

同樣，我們和任何人講團結，是爲了集中力量推動歷史向前行進，而不是要把歷史拉向後倒退，我們渴愛的是真理，我們相信的是科學，我們團結任何人，也都是要從這一點上來團結，不是向落後的、迷信的、非真理的方面去團結，而是要團結到進步方面來，團結到科學和真理方面來，否則就必須與之鬭爭，一直到他走向進步、擁護科學和真理，不然就或者被進步的、科學的、真理的鐵拳所打死爲止。我們這種熱愛進步，熱愛科學和真理，也是從整個勞動羣衆出發的，因爲從勞動羣衆的利益上來，他們要翻身，要做主人，要戰勝自然，勞動羣衆不願意歷史停止

着，更不願意歷史後退，勞動羣衆要求科學和真理，既然如此，所以，我們是必須反對隨波逐流的。

我覺得只有在這樣幾個前提下，才可以講團結。

- 一、必須堅持勞動羣衆的立場；
- 二、必須堅持從勞動羣衆出發的各種原則；
- 三、必須堅持進步，堅持科學，堅持真理。

上面所說三點，在我看來，是最基本的。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處處頂真，把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也牽強附會的提高到原則上來，擺起原則面孔，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去堅持所謂「鬭爭」。倘使要這樣做，就會把別人嚇跑了，於事無補，如果是同一陣纜裏的朋友，或同一營壘中的同志，即令他在前述三點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堅持地與之鬭爭是對的，但鬭爭的目的還是爲了教育他使之走到正確的方面來，是對事而不對人，因而鬭爭的方式必須注意，如果因爲方式不好，使他不能接受，則我們鬭爭的目的也就不能達到了。而況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大家都在

舊社會裏受到某些傳染，或多或少有些毛病，並不能單由個人負責。各人的個性和認識又不可能完全相同，嗜甜嗜辣，各有好惡，勉強其樣樣和你相同也辦不到；所以，從這樣來看，我們又必須有寬廣的胸襟來團結人。

我覺得：除了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以外，在我們同一營壘中的同志之間，如果發生不團結的現象，往往是由於互不了解，從誤會中產生，也往往說明雙方在思想意識或至少在認識上還有不純的地方。因此，我們如果要求得團結的話，一方面不僅拿前面所述那三點去衡量別人，特別重要的是衡量自己。如果我和同志或朋友之間發生了誤會的時候，不管是他先對我不滿意，還是我先對他不滿意，總應該自己先冷靜下來，仔細分析：這種誤會的性質是什麼？產生這種誤會的根源是什麼？對自己要多多檢討主觀上所存在的毛病，然後再追究到客觀原因上去，這是因為站在一個進步的立場上，儘管客觀上有多少原因，自己總應該負責的。對於別的同志，就應該先着重分析客觀上所給他的影響，然後再以愛護他的態度指出他的缺點來，幫助他找出產生這些缺點和錯誤的根源。從這樣的精神出發去打通思想，再能確

當地根據具體對象的認識程度去掌握分寸，相互之間就易於了解，誤會就會減少，而一種革命的情感，却也會從此產生。

對於一個同志犯了錯誤，一方面應該堅持原則，但另一方面也應該從愛護整個勞動羣衆的利益以及愛護這個同志個人出發，當他攪不通的時候，耐心地幫助他分析錯誤，認識錯誤，也幫助他去尋找克服錯誤的方法，決不要急躁；當他們開始認識了錯誤，並決心改正的時候，就以最大的熱情去安慰他。祇有這樣，才既堅持了原則，又可以取得同志們的團結。

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堅持原則、堅持進步、堅持科學與真理，我以為我們同志之間在平時更應該互敬、互諒、互學、互助——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大家既都在為勞動羣衆的革命而奮鬥，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各人都有各人的困難和苦衷，有必須諒解的地方；各人都有各人的長處，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而互相幫助，則又是我們所應有的革命品質。這樣做，不是爲了團結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爲這樣做才能符合於客觀的實際；這樣做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這樣做才對勞動羣衆的

革命事業有利。我們是應該這樣去團結人的。

誇張別人的缺點，橫加大帽子，縮小自己的缺點，爲自己辯護；或者抹殺別人的優點，眩耀自己的長處，是無法團結人的。

團結人的問題，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是很重要的事；講起來倒還可以講，實際做起來更難，必須有很好的鬭爭修養，經過長期的鍛鍊，所以需要時時刻刻的注意，我自己也就不一定善於團結人的，說得當然有點「隔靴搔癢」，也因爲這一點，所以，我需要深自反省而頗有所感。

漫談羣衆

現在，一般青年朋友們已經聽慣了「一切爲了羣衆」「向羣衆學習」以及「羣衆觀念」「羣衆路綫」……等等，總之，大家已經開始覺得要重視羣衆，要以羣衆爲本位，這是好的。起碼對於過去那種只知個人不知羣衆來講，是一種進步。

但是，覺得要重視羣衆，以羣衆爲本位，並不等於就真正理解羣衆，也不等於就已·經·重·視·羣·衆，就以羣衆爲本位了。而重視羣衆，認識羣衆，爲羣衆服務，最重·要·的·還·是·從·實·際·行·動·中·才·能·攷·驗·出·來。因爲也許還有不少青年朋友對於究竟什麼是羣衆？個人和羣衆的關係應該怎樣？爲什麼要重視羣衆並一切以羣衆爲主的道理，並不十分理會；他們也許祇是因爲到處在講「羣衆」「羣衆」的，使得他不能不也有這樣一個模模糊糊的概念而已！（當然，我祇是說的一部份人，不能概括全

體）據我們估計，可能有以下這樣幾種似是而非的看法：

第一種是簡簡單單的把羣衆看成是許多個人的總和，離開了階級存在的這一事實，以爲祇要是多數人就是羣衆了，不管這所謂「多數人」是些什麼人。由此，就容易於被現象所迷惑，比如：許多反動地主在一起開會，他們一致議決了要怎樣怎樣的剝削和壓迫農民，就不分青紅皂白的說：這是許多人的意見呀！這是羣衆的意見呀！羣衆的意見應該接受呀？！

第二種是把自己和羣衆看成是兩個互相對峙的東西，以爲羣衆是羣衆，自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是羣衆當中的一員。比如有些人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的說：「你們老百姓」，把老百姓看成「你們」，當然就意味着他自己不是老百姓了。也有人以爲「爲羣衆服務」對於自己個人來講，好像完全是一種義務，對自己個人就沒有任何好處。由此，他就會常常向羣衆邀功，爲羣衆服務也就不會怎樣堅決。

第三種是雖然口頭上也講「爲羣衆服務」，但在思想上却不理解羣衆，把羣衆看成是「下等人」，以爲羣衆都是愚昧落後的「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而自

己則是「上等人」是「先知先覺」，應該去教訓羣衆，指揮羣衆，羣衆就祇配「被領導」「被指揮」，把羣衆看成是阿斗，把自己看成是諸葛亮，祇做羣衆先生，不懂得也不願意做羣衆學生。由此，他們就不能够理會羣衆的心情，不能從羣衆當中學到知識，不能豐富自己，也不能很好去爲羣衆服務了。

除了這幾種看法以外，我想可能還有很多歪曲了的看法，因而會大大阻礙他們去和羣衆結合，去很好的爲羣衆服務。祇是因爲以上三種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問題，所以，我想特別提出來談談。

首先，「羣衆」二字，不能僅看成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階級存在的社會裏，它就有一定的階級內容。因爲人類社會自從有了階級以後，由於對生產資料掌握的有無或多寡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存在，一切人就都作爲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各種不同階級的人羣，也就具有各種不同的思想、習慣、道德、物質的和精神的要求，看待事物的態度和方法，也是大不相同的。每個剝削階

級認為對的，在被剝削階級看來却根本是不對的；同樣，被剝削階級認為對的，剝削階級却硬要說是不對的。所以，在階級社會裏，離開了階級的基礎就談不上什麼是真理了。剝削階級本就是依靠壓迫與剝削被剝削階級為生的，站在他本階級的立場上，就必須妨害被剝削階級的生存權利，從而其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活動，都是從此出發，而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除了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勞動求得生存以外，又由於剝削階級要掠奪他們的勞動果實，戕害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就逼得他們不得不起來反抗。既然剝削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所以，如果我們單從字義上來了解「羣衆」二字，簡單認為羣衆是許多個人的總和，不問是那一階級的人，以為祇要是多數人就叫做羣衆。那就必然會產生錯誤。因為把羣衆看成既包括壓迫人、剝削人的階級在內，又包括被人壓迫、被人剝削的階級在內，不分主從，一視同仁，就無法分清是非了。譬如：這裏有十個資本家，也有十個工人；資本家說：「工廠是我的，機器是我的，我出錢僱你們做工，不是白打差，你們就該替我做，除了工錢之外，賺的錢自然是我應得的。」工人們說：「工廠是我們工人

動手修的，機器是工人動手造的，死的工廠和機器也不能造出東西來，是我們工人勞動才產生出商品來。」如果我們離開了階級來看問題，以為他們彼此都算是羣衆，那我們就會陷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境遇中，不知如何適從了。

因此，在階級存在的社會，我們必須用階級眼光來分析羣衆，必須從一定的階級立場出發。

我們所說的羣衆，應該主要的是指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羣衆，為他們服務，向他們學習。這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他們正是社會人羣的大多數。

第二，他們是受別人欺侮和侵犯的，他們沒有去侵犯和欺侮別人，他們又正是從事於精神或體力勞動的，他們正是世界的創造者，所以真理在他們那裏。

第三，在階級存在的社會裏，他們一切的奮鬥目標，是要取消壓迫與剝削的一切制度，也從自己身上卸下被壓迫、被剝削的鎗銜，要根本消滅階級。而階級消滅，才能達到人類的平等，所以站在他們的立場，實際上也才是真正代表全人類的。

其次，世界上就沒有獨自存在的個人，任何個人都是靠羣衆養活，因此就應該去爲羣衆做一份事情，爲羣衆做的事情，也就是爲自己做的。爲羣衆服務與自己服務，不是對立的、矛盾的，而是關聯的、統一的。我們吃的糧食、菜蔬、魚、肉、……等，都不是我們一個人所能攪得出來的；我們住的房屋、穿的衣服，以及一切精神上和物質上的享受，也都不是我們一個人所能造出來的；這一切都要依靠於許多勞動羣衆的幫助。個人祇是羣衆當中的一員，大家都參加這種羣衆的勞動分工，才有了社會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才有了人類世界。整個人類世界的發展，整個勞動羣衆的福利，對於我們一個個人來講，是息息相關的。在階級存在的社會裏，我們每個個人所受的壓迫與痛苦，實際上也是整個階級羣衆所受的壓迫與痛苦，因此，靠個人的力量，要想把所受的這些壓迫與痛苦解除，是不可能的，必須依靠羣衆的力量；而羣衆所遭受的壓迫與痛苦解除了，個人的問題也就跟着解決了。羣衆得到福利和發展，作爲羣衆之一員的個人，自然也就可以得到福利和發

展。所以，正確的了解個人與羣衆的關係，認識自己是羣衆當中的一員，在羣衆之中而不在羣衆之外，這雖是極其簡單的道理，却是最重要也最易被模糊的一點。

祇有正確認識了自己是羣衆中的一員，並確如其份的保持這一員的身份，既不袖手旁觀，也不代替包辦，才能真正負責的去爲羣衆服務，才可能真正去接近羣衆，被羣衆所樂於接近，從而聽取到羣衆真正內心的呼聲。同樣，也祇有當自己真正理解了自己本是羣衆當中的一員，才不會向羣衆擺架子，才可能眼光向着羣衆，真正虛心向羣衆學習，也才可能吸收到羣衆的教訓；才可能澈底的認識與理解羣衆，也才可能被羣衆所認識和理解。祇有這樣，才能爲羣衆服務得很好，不驕傲、不氣餒；也祇有這樣，才能受到羣衆的愛戴和尊敬。

祇有把自己看成和羣衆（特別是勞動羣衆）是分不開的，才是最正確的看法。

三

我們知道，羣衆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羣衆正是知識的大海，我們個人的知識，正是這大海中的一滴；許多這樣的一滴，就匯成爲羣衆的知識的大

海。羣衆有許多雙眼睛，有許多個腦袋，有許多張嘴，有許多雙手和足，所以他是比任何個人來得更聰明、更敏銳、也更正確的。一切知識的來源，都是羣衆的勞動創造，一個小孩從生下來到長大成人，除了其天賦的吃奶、哭……等本能以外，要從許多人那裏學會穿衣，吃飯、講話、念書和幹活；一個科學家發明一樣東西，他必須從許多死了的未死了的羣衆那裏獲得各種各樣的科學知識，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才可能發明出這樣東西，單純強調了科學家個人的天才，無視勞動羣衆（包括精神和體力的勞動者）給他的幫助，是不對的。就是書本上的知識，也不是寫書的人一個個人的知識，而是廣大羣衆勞動活動的表現。羣衆加上了勞動活動，就是一切知識的泉源。

羣衆每時每刻都在勞動活動，也就每時每刻都在創造新的知識。因此投身到羣衆當中去，向羣衆學習，其所獲得的知識，是最豐富、最無止境的知識，所謂「學無止境」，還應該作如是觀。那末，看不起羣衆，以爲羣衆是愚昧落後，「不知不覺」，自然是本末倒置，極其錯誤的看法了。

自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個人在羣衆中的作用，個人的每一創造都作用於廣大的羣衆，推動廣大羣衆的前進，（如果是反動的「創造」，就阻礙着羣衆的前進。）這就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科學家、革命家對於羣衆的功績。但是，必須確切地明白：個人的一切創造，必須是建基於廣大羣衆的勞動活動上，從羣衆的勞動活動當中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以後，才可能有個人對於廣大羣衆的創造；而且這種創造，也必需是以羣衆一員的資格來創造的，才是真正的創造；否則就不是創造，而是空想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進一步弄清楚：既然羣衆的勞動活動創造了一切，那末，把羣衆看成是「下等人」，看成低於自己，自然是極其荒謬了。同樣，我們也更可以了解：既然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廣大羣衆的勞動分工，那末，在這個工作或這個問題上，我領導了羣衆；在另一個工作，另一個問題上，羣衆中的另一個人又常常領導了我，領導與被領導，實質上是同時存在的。而羣衆是我們的先生，羣衆所教導我們一個個人的，常常要比個人教導羣衆的，要多得多。

最後，我還想說：我們不能了解了「爲羣衆服務」「向羣衆學習」這幾句話就滿足了，問題決不能如此簡單，如果我們不能在實際行動當中真正體驗羣衆的生活，具有羣衆的心情，老老實實去當羣衆的學生，做羣衆最忠實的勤務員，如果還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是決不能與羣衆結合起來的！也祇有真正的行動起來，真正到羣衆當中去，才能够理解羣衆，自己的一切也就會逐漸被羣衆的優良品質所改變。立刻行動起來，投身到羣衆的火爐中，受羣衆的鍛煉，讓羣衆去攷驗，不要再光說不做，光知而不行！我以爲這是我們青年朋友們最最重要的問題。羣衆是看我們的實際行動，不是單看我們的會講會說會寫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特別強調的，所以，我得再說一句：現在需要立即「起而行」，再不要老光是「坐而論道」了。

漫談「拖」「急」「浮」「亂」「死」

任何一個青年人，都需要工作、生活、和學習，然而，我們如果冷靜地觀察和反省一下，就可以常常發現到一般人連我們自己在內，每每容易發生「拖」「急」「浮」「亂」「死」的這五種通病。

這五種通病，雖然並不是任何人都一定會有，但却是不少人會有，或者會有他這麼一種兩種！而這五種通病，如果不努力根除，就會使工作不易有很好的效率，學習不易有心得，生活不易合理、正常，正因為如此，所以，假如我們青年朋友們已經確定了為人民服務的立場，有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合理生活的決心；在這個基礎上，我就覺得有把這五種通病提出來談談，從認識這五種通病的根源，做到克服這五種通病的必要了。

首先說到「拖」，這個毛病，在舊社會裡，那是太相當普遍的了：不好辦的事不辦又不好就「拖」，不願辦的事也就「拖」，明明無成功希望或者僅是自己喪失了信心也要「拖」，如果根本不想做事，混一天了一日，那當然就更得「拖」，「一拖了之」成爲他們應付公事對待事物的一種哲學和秘訣，拖到無可再拖的時候，就一「推」了之，或者馬馬虎虎胡亂應付一下就算完事。在舊社會裡，這種情形的產生，每每是由于沒有民主制度，大家不能感覺到這是他應做，應學的，凡事皆得窺伺顏色，像在國民黨區域以內，積極一點的倒反會碰釘子，有時甚至被加上異黨份子的大帽子，公文裡所說的與其上級首長的個人意圖，每多不符之處，而那些在朝人物派系很多，皆爲私利，認真幹起來，倒反會有所干礙，因此，「拖」之一訣，反可以人我兩利，無虞隕越。而另有一些人，因爲被限制在反動集團裡工作，明知所做的是違反人民利益的事，一時還想不出更好對付或鬭爭的辦法，或者還暫時缺乏鬭爭的條件與力量，不得不有意識地採用「拖」的辦法，來作爲一種抵抗和向這種反動工作鬭爭的手段，當然就更有其苦衷。所以，在舊社會裡，在一些

落後的反動集團裡，產生「拖」的現象，是不足為奇的。

可是，在我們民主自由的地區，以及有些自命為進步的青年朋友中間，「拖」的現象，也還是存在的。這個現象，如果相當普遍發生在被領導的方面，那麼領導者就應該仔細檢查所規定的計劃或工作任務，是否合乎主客觀條件？是否解決了下級在實際執行中的困難？是否把這些計劃和工作任務的意義，使下級能夠清楚理解了？丟開這些不談，我們一般地來檢討產生「拖」的原因：第一，自然是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心，還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或者還沒有能夠認識到這種工作、或學習，或生活方式對於為人民服務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最基本的，我在其他一些漫談青年修養的文章中曾經說到過。假如這個問題已經根本解決了的話，那末，第二，便是對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沒有能夠深刻的了解，因而也就不能正確的掌握。於是每每坐失時機，應該開始的時候，不開始工作；應該檢查或總結的時候不檢查總結；或者，開始以前就沒有足夠地考慮主觀客觀條件，預計它的發展及其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和在發展進程當中可能產生的新的便利因素，這種限於被動的沒有遠

見，是產生「拖」的重大原因，與此發生連帶關係的便是在事先規定計劃時，沒有很實際的規定時限，於是「拖」的自流現象便發生了。第三，由於事務主義，工作方式不科學，限於忙亂，破壞預定計劃的進行，或者由於工作的浮於表面，或者由於急性病，欲速反而不達，或者由於過分機械按照計劃行事，無視在發展進程中已經產生的新的便利因素，喪失了時機……等等，都足以在客觀上造成「拖」，而這些，基本上還是從第二個原因所派生出來的。

與「拖」相反，而其效果常常相同的毛病，便是「急」。

所謂「急」，通常我們叫做「急性病」，這也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主觀上本不想把事攪好，對工作對學習……等等原就缺乏誠意，他之從事於這一工作或學習，另有其個人的某種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於是對工作或學習本身，採取「急」的態度；另一種則是出發點想把事情攪好，也想努力學習到一些東西，但由於他完全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沒有或沒有充分估計主觀的條件，特別是沒有足夠估計其困難條件，沒有精密而正確地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過分強調了主觀力量，

違反了事物發展的一定發展的規律。前一種是立場或思想意識問題，後一種則是思想方法問題。但不管是前一種或後一種，其實際效果，通常會與其主觀願望相矛盾的。

我在山東「文化翻身」上看到一個譬喻，它說：

「有一個人，姓丁名着急，無論做什麼事，只圖一個『快』字。……他種了幾棵棗樹，才栽下去不幾天，他天天盼望棗樹往上長，今天去拔上來看看，明天又撥開土往上提提，人家問他做什麼？他說：『這樣好叫樹長得快些。』自然，棗樹雖然是被他提高了一些，可是過了三四天就死了。……」

這位丁着急先生所犯的錯誤，就是由於自己害了急性病，違反了棗樹自然發展生長的規律性。我們有些青年朋友們在學習的時候，也很想一下子就「學富五車」，普通社會科學的知識還沒有，就想一下子暗通「資本論」，往往把一本書打開來，總想很快看完。假如和別人打通思想，討論問題，總想三言五語就能叫人家接受；辦一件事情，總是從好的便利的地方想得多，從壞的困難的地方想得少，毫不照顧

主客觀條件，但憑一般熱情，猛打猛衝，對於別人也主觀地要求和自己一樣，否則就說人家落後，消極。這種人的精神固好，然其實際效果太差，結果每每是「欲速則不達」，反而走了彎路。對工作或學習的爲害，並不亞於「拖」！

總而言之，無論是「拖」是「急」，對於工作、學習、生活，總是不好的。假如這種「拖」和「急」的產生，是由於出發點不純正的話，（所謂「不純正」，就是或者故意想把事情攪壞，或者爲了個人出風頭，或是另有其他目的……等等）那就應該從其出發點上也就是說要從其立場和思想意識上來檢查，把這種立場和思想意識上的問題解決了，克服「拖」和「急」的毛病，就比較容易得多了。假如產生「拖」和「急」的原因，並不是由於出發點不純正，動機倒是很良善的，那末，就要從思想方法上來檢查，是否自己開動了思想機器，認真地反覆思索和攷慮了問題？因爲不開動思想機器，對問題不思索不攷慮，就無從說到改造思想方法上的毛病了；如果這一點可以做到了的話，那末就應該弄清楚：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都有其一定的規律，而且彼此之間都互相關聯，互相影響着的，我們的任務在於正

確掌握着這種規律性，加上我們的主觀努力，推動它，培植它，使之向我們所要求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我們的目的，自然，我們所要求的方向和目的本身，也必須是和這種發展的規律性相吻合的才行，否則也不會有用，希特勒之所以失敗，以及一切反動派之所以一定要歸於失敗，就是由於他們所要求的方向和目的，根本違反了社會向前發展的規律。同樣，如果，光是依靠事物的自然發展，而不加自己的主觀力量，不根據新的情況加以主觀力量的推動或克服，便是「守株待兔」，果子決不會自動掉在你嘴裡的。因此，這就要：事先仔細分析主客觀條件，考慮到他的便利條件，也考慮到他的困難條件，並且應該想到它在發展過程當中，那些困難因素會轉化爲便利因素？那些便利因素，會轉化爲困難因素！如何去推動和克服它？還要在進行過程中碰到新的因素，應該及時的正確利用或設法消除它。光注意困難條件不注意便利條件，或不注意在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新的便利因素，就會產生「拖」以至於喪失信心；光注意便利條件不注意困難條件，或不注意在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新的困難因素，就會產生「急」，其結果也會喪失信心！

現在說到「浮」。

所謂「浮」，就是一種浮於表面，不切實，不紮根的意思，嚴格講起來，前面說到的「拖」與「急」，以及後面要說到的「亂」與「死」，其實也都是「浮」，這道理大家一想便會想出來的，不用我多費筆墨。

我們青年朋友——自然也連我在內——。「浮」的毛病正復不少，往往做一件事，草草完成就算了，沒有切切實實更進一步的去攷查它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事實上，任何一件事情，從表面去看，每每並不準確的。往往看來是成績，其實却是缺點；看來是一個缺點，其實却包含有成績在內，甚至簡直就是成績；這就是需要很切實很深入的去研究進行才行。比如：我們幫助銀行裡發放一種有利於廣大人民的貸款，在幾天之內，也就把貸款發放完了，粗粗看起來，自然是任務完成了，成績不算小，可是仔細一攷查，得到貸款的並不是最需要貸款的貧苦人民；或者貧苦人民雖然也得了貸款，却並沒有了解發放這種貸款的意義和目的，相反對貸款起了懷疑或反感；或是由於沒有很好的組織，規定很好的手續和制度，結果弄得無據可

查。這就是一種「浮」病。再比如：有一種人喜歡在工作上力求鋪張，計劃訂得蠻大，能不能做得出來，他也不管，這也是一種「浮」。我們也可看到有些青年朋友們從其動機上來講，也許是追求進步，可是，他就專學一些漂亮的名詞和術語，學到一些皮毛，就自鳴得意，根根骨頭都像飛起來的一樣；就是在日常生活上來講，我們也往往會發生祇問表面不講實際的地方，吃東西光講究口味，不注意營養，穿衣服光講究漂亮、時髦，不注意溫暖、耐用，待人接物光講究虛表的客套，不注意以自己誠樸去感動別人，不注意溝通思想……所有這些，一言以蔽之，叫做犯了「浮」病。

從前罵人「浮」，叫做「華而不實」，叫做「浮淺」，大凡犯了「浮」病的人，總易於漫然動作，不樂檢討，小有成就，自我陶醉。「浮」的表現，在於對事物沒有深刻的理解；在於祇求表面，不講實際，不能接觸問題的本質；在於祇顧眼前，不顧眼後（就是說：不顧這一工作對於別一工作的影響，不顧這一步驟對於下一步驟的影響……等）也在於急功好利，缺乏思致。

當然，犯「浮」病的人，很多是由於思想意識上有毛病，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所最易發生的毛病，這種毛病的克服，首先要深入到下層，深入到實際工作中去經受鍛鍊，經常不斷地總結和檢討，從洗滌自己思想意識上的渣滓，做到吸取經驗教訓，從實際工作、實際生活、實際學習當中來充實自己。要這樣做，就必須首先要為人民服務的真誠，要有改造自己的決心，否則，還是辦不到的！

「亂」的毛病，是從無組織、無計劃、或者主從不分、輕重倒置來的。責任不明，緩急不辨，也是造成「亂」的原因。所謂「亂」，實際上就是一種不科學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態度。——在學習上，就是一種不科學的學習方式和學習態度，在生活上就是一種不科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

我們可以經常碰到犯了「亂」病的人或機關團體，有的簡直整天忙得不亦樂乎，甚至連吃飯睡覺也攪得顛顛倒倒，這種積極的忘我精神，也許是好的，可是如果仔細檢查一下，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減少忙呢？其實，通常是可以的，因為這種忙的原因，每每是由於「亂」，亂在他沒有事先對工作爭取主動，預先攷

慮估計事情的發生和發展，凡事被動，於是事情發生了，來不及攷慮分析，想不出經濟而有效的辦法，輕、重、緩、急無法分辨，就不得不亂，不得不忙。也由於對工作沒有事先爭取主動，他就不能很好的配備力量，適當的分工合作，適當的支配時間，事情不斷向自己身上堆，而且事情又常常接踵而至，於是不得不亂，不得不忙。更由於事先沒有爭取主動，沒有周密攷慮和估計事情的發生和發展，因而往往覺到工作如一把亂髮，無從下手，有些可以費力甚至不管的地方，反而浪費了精力，有些必須着重下力的地方，却因為被些小事情纏住了不能下力，這樣一來，就無所謂步驟，無所謂輕重，也就說不到什麼規律性的掌握，自然就不得不「亂」不得不忙。有些事情，常常這個人過問了，其實那個人也來插一手，上下不接氣，前後不對頭，也必然要產生「亂」。這種「亂」的實際效果怎樣呢？那當然是不會好的。

我們青年朋友們讀書也是一樣，如果這本書看幾行，那本書又看幾行，前面未看完，又看後面，（這種人不少！）怎麼會有心得呢？還有些人，在自己的生活上，

也攪得亂七八糟，當吃飯的時候不吃飯，當睡覺的時候不睡覺，（在特定的條件和環境不允正常生活時又當別論。）如果你走進他的房子，甚至橫七豎八，到處碍事，他的口袋裡，書桌上會雜亂無章地放着許多紙頭、鈔票、書籍……這樣的一種生活，怎麼會不直接影響到工作上的效果呢？

事務主義者所表現出來的，常常會是「亂」，而那些犯了「急」病的朋友，也易於得「亂」病。

克服「亂」的辦法，最重要的是加強組織性的鍛鍊，一切不是以某一個人為中心，而是以組織為中心，通過一定的組織，進行適當的分工負責，這就是一個組織或一個機關團體來講的，就一個人對待任何一件事情來講，也必須着重在於事先能够主動地把這一事情的前後環節加以組織，適當地支配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因而後進一步就得強調計劃性，而這種計劃性的先決條件，則是在於不落在事物發展的上面，一切儘量爭取主動，而計劃的本身，又要能適合於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如此這般，就是一種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態度。

最後，說到「死」。我所說的「死」，就是「死板」的意思，缺乏靈活性，墨守成規，呆頭呆腦，不知創造，不吸收新鮮事物，不能跟上事物的發展和變化。因為實際上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着的，儘管我們的計劃，事先考慮得如何精密，也不可能完全無遺的把一切發展和變化都包括進去，況且，一切事物都是複雜而具體的，我們也不可能把任何一個複雜的或具體問題，都毫無遺漏的規定進去，因此，就必須根據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及時地靈活運用，只知機械的墨守成規，也會造成錯誤，或坐失時機的。

關於這一點，我不想多說下去，一則因為說了這句話，大家也可以進一步想得通！二則，「死」的毛病，在我們青年朋友們中間，雖然也往往是一種通病，但究竟還不是最主要的毛病。

歸結起來，「拖」「急」「浮」「亂」「死」，這五種毛病，相互間都有其一定的連系，也可以說是互相滲透的。拖到無可再拖時，也就變而為「急」，「拖」「急」的本身，固然就是「浮」，而「浮」的結果，也往往會「拖」會「急」會

「亂」會「死」，總而言之，它們對於我們的工作、學習、生活來講，是一種敵人，都是一種不科學的，妨礙進步的壞作風，這種毛病的產生根源，是從舊的社會裡，從沒落的階級裡帶來的東西，如果說，我們已經決心為人民服務，那末，就必須用最大的力量來克服它！

漫談事業觀念

什麼叫做事業觀念？

事業觀念，就是一切把事業和工作放在第一位，爲了完成和實現他的工作或事業，甯肯把個人的一切得失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在內，都放在次要地位，是對工作對事業一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一個人，如果真的具有了高度的事業觀念，由於他對工作對事業的無比忠誠，因此，他就必須：不怕任何艱難困苦，受得了一切冷嘲熱諷，經得起大小挫折，挨得過批評責備，他總是挺起身來，誠誠懇懇地爲他的事業、工作而戰鬥。他不爲偶然的勝利所驚喜，不爲任何人的恭維或愛戴而怠慢，毫不驕傲自滿，總是冷靜地追求經驗，力謀獲得更大的勝利，在這裡面他不夾雜或很少夾雜有個人的得失在內，

因而當個人的利益與其事業或工作的進展，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是願意犧牲他個人的利益，去爲了開展或便利於事業的開展。因此，凡是真正具有事業觀念的人，他做一切工作，就必會講求效果，必會努力選擇對工作或事業最有利的各種條件及工作方式。

假如我所解釋的事業觀念是不錯的話，那末，毫無疑問的，它對於一個人在各方面的提高來講，固然有其重大的積極作用，尤其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講，這種事業觀念，是有其重大的進步作用的。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在其事業的成功上，具有高度的事業觀念，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種事業觀念的具有，是由於他相當深刻地體味到事業和工作的真正價值。但是，過去許多人所說到的事業觀念，常常是超階級（？）的，他們不知道，或者故意隱諱這一事實，即是當社會上出現了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以後，一切事業或工作，都是爲一定的階級服務的，因此，如果離開了一定的立場來空說事業觀念，即

使主觀上你是想把事業攪好，可是，客觀上這事業攪好的結果，却會得被一切反動的統治者用來壓迫和統治人民，就間接甚至是直接地成了幫兇。比如研究原子能，自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業，可是假如不論原子能發明以後是否歸人民掌握，只顧研究原子能，帝國主義的好戰分子們就要他們把原子能運用到反動戰爭來屠殺人民了。而且，所謂單純的事業觀念，實際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事業本身，就必須作用於人類，因而，所謂事業，也就有對人類有害或有利的事業，或者對這一部分人有利，對那一部份人却有害，對你個人看來（！）有利，對多數人却是有害的。既然如此，那我們在確立事業觀念之先，就必須確立為誰服務的觀念，祇有這種事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然後這種事業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業。——這是不需要再有更多說明的了。

同時，我們更可以進一步的說明：只有真正具有高度的為人民服務的決心，才可能真正高度的事業觀念。因為假如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一切從個人的利益，包括個人的志願，興趣，享受，榮譽……等等在內的話，那當他所進行的事

業，一經與這些東西發生衝突或矛盾的時候，你就很可能對他的事業喪失了信心。

當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還存在的時候，在反動黑暗的統治下，真正具有事業觀念的人，一般講，是很難立足，當然也很難完成他的事業的，比如：像反動派匪幫所統治的地區，就不斷給予那些具有事業觀念的人士以種種殘酷的迫害，他不願意有一個有才能的人不爲他作壓迫人民屠殺人民的工具，因爲他既經處於和人民爲敵的地位，如果你不是爲他（×匪幫）服務，就必定在事實上是爲人民服務，他就會覺你是妨礙了他的利益。這就是像魯迅、鄒韜奮、陶行知、以及許多科學家、醫生、學者、教授……轉向革命轉向人民方面的理由。祇有在人民掌握政權的地方，才提供了大大發揮事業觀念的前提，如像在中國的解放區以及蘇聯和各新民主主義國家，人民可以自由自在的從事於他自己的事業。也是說明爲什麼在反動統治機構下，會必然產生一切頹唐、消極、墮落……等一切非事業觀念的道理。

這當然不是說，在反動統治下，人們就不應該具有事業觀念了。而是說，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事業觀念，就更應該建立在爲人民服務的基礎上，如此，就必須

把我們的事業觀念與摧毀這種反動統治，緊密地結合起來。

這當然也不是說，在民主自由的地區，所有的人們都一定已經具有事業觀念了，而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應該好好地發揮他的事業觀念，更可以有利於他事業的實現。當然這些事業，一定是爲人民服務對人民有利的事業。

這樣說來，我們所說的事業觀念，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爲人民服務的事業，在這個大前提下面，我們可以從事於政治、經濟、文化，以其其他……等等各種事業。

當然，所謂事業觀念，要不成爲空想，就必須是這個事業的本身，以及你從事於這個事業的各種步驟，都必須符合於客觀的實際，有一定物質基礎才行。我們不能想像一下子就把太陽系裡再造出三個太陽出來，也不能夠把人類的眼睛搬到腦後去，因爲實際上沒有那種可能性。我們也不能夠把中國這樣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一下子就跳到共產主義社會，也不能夠一下子就把所有不識字的農民都變成懂得各國語文的科學家，因爲實際上那是不合乎事物發展的規律的。

可惜得很，我們還看到有些青年朋友們，儘管他懂得爲人民服務的道理，也自然以爲下定了爲人民服務的決心；可是都缺乏這種事業觀念。因此，他每每在工作中採取草率的態度，不加思攷，不講求效果；每每因一些非原則問題和人家爭，論不休而不顧到對於工作的影響；每每熱中於一些繁瑣無用的表面文章，而不注意有效地解決實際問題。每每因個人的私事而妨礙工作或是不從實際出發的空想。這些都是很不好的。

當今天客觀形勢對人民更加有利，我們人民的革命事業，將會更加廣闊，更加複雜，因此，我覺得凡是願意作爲一個進步的青年，就應該特別注意事業觀念的培養。否則，光是把「進步」掛在口頭，光是具有空空的爲人民服務的決心，而不與實際的具體工作聯系起來，以非常負責的關心的態度去從事於他所擔當的事業，無論對工作對個人，都將是一種罪惡。這就是我提出要加強正確的事業觀念修養的原因。

後記

這本「漫談集」我已經來不及在此看到它的出版了。當我將它收集起來交給書店的時候，我有責任說明幾句附在書末，以便讀者明瞭我寫這個小冊子的意圖，可以比較確實地有些收穫：

首先我得說明我這個小冊子是怎樣寫成的？

在早，我並不想寫成一本小冊子，祇是覺得在我們青年朋友的修養問題上，一般的和原則的已經有很多人說過，特別是劉少奇同志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雖然是對共產黨員講的，却是我們青年朋友最高的修養標準，寫得是再警闢再精粹也沒有了。可是，我自己是從青年變過來，現在頂多也祇是青年與中年交接的時候，常覺得在青年修養的某些具體問題上，很容易被曲解。在大連的這一時期，碰到的青

年朋友倒不少，偶而和有些做青年工作的朋友們談談，覺得這裏青年已經相當普遍的有着進步要求，但在政治上和認識上却非常饑渴，不知道究竟什麼叫做進步？怎樣才算進步？也有不少青年朋友們曾背上了進步的包袱，有脫離羣衆的可能，當時頗有感觸，就寫了一篇「漫談進步」，發表於關東日報文教通訊第四期，據說反映還不錯，錢醉竹先生特別鼓勵我多寫這類的文章，他說：「存在於青年認識上未解決的具體問題，不僅僅是「進步」問題，還有許多東西，也要談談才好。」以後又到大連青年夜校談過這個問題，同學覺得有興趣，這就增加我寫這類東西的興趣，開始立了個小計劃，打算談十來個問題，這些問題多半是自己在過去或現在體驗過的，否則就不寫，中途又曾把計劃變了一下。因與光華有約，才陸續交給光華，改在學習生活發表，積纍到四五篇以後，就打算索興集成一個小冊子。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原計劃寫的四篇：「漫談堅持原則」，「漫談架子和脾氣」、「漫談光榮和丟臉」及「漫談道德」，却無法完成了，在我來講，這的確是個憾事，今後有機會，當再設法補上。

這個小冊子從去年十一月起有此動機，今年一月開始寫，到今天整整五個月，祇寫成十一篇「漫談」，常常一篇東西寫上十多天，一方面是我自己太遲鈍和一些日常工作負擔延，但就我今天的水準，是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了。另一面就是，我考慮到這個小冊子既談的是關於青年修養中較具體的問題，當此間青年在這方面很饑渴的時候，可能流傳很廣，就不能不注意：一、要力求比較正確、明白，不能給青年以任何毒害；二、要務使文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這樣，以我今天的水準來講，却是很不夠的，所以拖延了這麼久。就這裏所收集的幾篇東西來看，第一個要求可以勉強算達到了，所差的是還不夠充實；第二個要求則還談不到，「深入」和「淺出」，在這裏面還沒有很好的統一起來。

我說明寫這小冊子經過的目的，一則希望讀者今後更多的注意把握經常碰到的具體問題，把它提高到原則上來認識，因為大道理我們可以懂得，但恰恰碰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就模糊起來了，不了解任何大道理正是貫串到每一具體問題當中，通過這些具體問題才能表現出來的。二則希望讀者了解就是這本五萬多字的小冊子，

寫成功也是並不容易的，因而可以推論到我自己的修養，也還需經過一番刻苦的鬪爭；三則是告訴讀者這個小冊子頂多祇能給大家一種啓發，缺點還是很多的，因此可以拿出來討論，在我們生活、工作、學習各方面，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才可以逐漸求得解決。

也要更進一步說明的是：我寫這裏面每一篇文章的時候，主要是以自己的反省與回憶做藍本的，也許並不能代表一般青年朋友內心所存在的問題。我在每一篇中所稱的「青年朋友」都是把我包括在內，其出發點是以青年一員的資格來和朋友們在一起切磋琢磨，倒不敢那樣狂妄的教訓人。當然，這些問題，是不是就僅僅青年才具有呢？是不是老年、中年、就一定已經解決了呢？那就頗不見得！不過我自己閱歷還淺，祇對青年較熟悉，覺得青年朋友們更需要他，所以就以青年為對象來談。

我覺得我們青年修養的根本問題是羣衆觀念與羣衆路線問題，我寫過一本不成熟的小冊子叫「論羣衆觀念與羣衆路線」，大家可以拿來參攷，而真正解決我們青

年修養問題的却是革命的實踐：所以我還希望大家（當然連我在內）必須勇敢地行動起來。

這還用得着說嗎？我們中國今天已經到了一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中國青年過去曾成就無限光輝的歷史，今後仍將繼續發揮我們青年的先鋒作用，我們是應該有信心有勇氣地迎頭趕上去的！

一九四八、五、廿五日。